

梁

書

冊  
五



梁書卷四十一

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列傳第三十五

王規 劉毅宗懷

王承

褚翔

蕭介 從父兄洽

褚球

劉孺 弟覽遵

劉潛 弟孝勝孝先孝

殷芸

蕭幾

王規字威明琅邪臨沂人祖儉齊太尉南昌文憲公父騫金紫光祿大夫南昌安侯規八歲以丁所生母憂居喪有至性太尉徐孝嗣每見必爲之流涕稱曰孝童叔父矧亦深器重之常曰此兒吾家千里駒也年十二五經大義並略能通既長好學有口辯州舉秀才郡迎主簿起家祕書郎累遷太子舍人安右南康王主簿太子洗馬天監十二年改構太極殿功畢規獻新殿賦其辭甚工拜祕書丞歷太子中舍人司徒左西屬從事中郎晉安王綱出爲南徐州高選僚屬引爲雲麾諮議參軍久之出爲新安太守父憂去職服闋襲封南昌縣侯除

中書黃門侍郎敕與陳郡殷鈞琅邪王錫范陽張緬同侍東宮俱爲昭明太子所禮湘東王時爲京尹與朝士宴集屬規爲酒令規從容對曰自江左以來未有茲舉特進蕭琛金紫傅昭在坐並謂爲知言普通初陳慶之北伐剋復洛陽百僚稱賀規退曰道家有云非爲功難成功難也羯寇遊魂爲日已久桓温得而復失宋武竟無成功我孤軍無援深入寇境威勢不接餽運難繼將是役也爲禍階矣俄而王師覆沒其識達事機多如此類六年高祖於文德殿餞廣州刺史元景隆詔羣臣賦詩同用五十韻規援筆立奏其文又美高祖嘉焉卽日詔爲侍中大通三年遷五兵尙書俄領步兵校尉中大通二年出爲貞威將軍驃騎晉安王長史其年王立爲皇太子仍爲吳郡太守主書芮珍宗家在吳前守宰皆傾意附之是時珍宗假還規遇之甚薄珍宗還都密奏規云不理郡事俄徵爲左民尙書郡吏民千餘人詣闕請留表三奏上不許尋以本官領右軍將軍未拜復爲散騎常侍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規辭疾不拜於鍾山宗熙寺築室居焉大同二年卒時年四十五詔贈散騎常侍光祿大夫賻錢二十萬

布百疋謚曰章皇太子出臨哭與湘東王繹令曰威明昨宵奄復殂化甚可痛傷其風韻適正神峯標映千里絕迹百尺無枝文辯縱橫才學優贍跌宕之情彌遠濠梁之氣特多斯實俊民也一爾過隙永歸長夜金刀掩芒長淮絕涸去歲冬中已傷劉子今茲寒孟復悼王生俱往之傷信非虛說規集後漢衆家異同注續漢書二百卷文集二十卷子襄字子漢七歲能屬文外祖司空袁昂愛之謂賓客曰此兒當成吾宅相弱冠舉秀才除祕書郎太子舍人以父憂去職服闋襲封南昌侯除武昌王文學太子洗馬兼東宮管記遷司徒屬祕書丞出爲安成內史太清中侯景陷京城江州刺史當陽公大心舉州附賊賊轉寇南中襄猶據郡拒守大寶二年世祖命徵襄赴江陵旣至以爲忠武將軍南平內史俄遷吏部尙書侍中承聖二年遷尙書右僕射仍參掌選事又加侍中其年遷左僕射參掌如故三年江陵陷入于周襄著幼訓以誡諸子其一章云陶士行曰昔大禹不吝尺璧而重寸陰文士何不誦書武士何不馬射若乃玄冬脩夜朱明永日肅其居處崇其牆仞門無糴雜坐闕號呶以之求學則仲尼之門

人也以之爲文則賈生之升堂也古者盤孟有銘几杖有誠進退循焉俯仰觀焉文王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立身行道終始若一造次必於是君子之言歟儒家則尊卑等差吉凶降殺君南面而臣北面天地之義也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道家則墮支體黜聰明棄義絕仁離形去智釋氏之義見苦斷習證滅循道明因辨果偶凡成聖斯雖爲教等差而義歸汲引吾始乎幼學及于知命旣崇周孔之教兼循老釋之談江左以來斯業不墜汝能脩之吾之志也初有沛國劉敷南陽宗懷與襄俱爲中興佐命同參帷幄

劉敷字仲寶晉丹陽尹真長七世孫也少方正有器局自國子禮生射策高第爲寧海令稍遷湘東王記室參軍又轉中記室太清中侯景亂世祖承制上流書檄多委敷焉敷亦竭力盡忠甚蒙賞遇歷尚書左丞御史中丞承聖二年遷吏部尚書國子祭酒餘如故

宗懷字元懷八世祖承晉宜都郡守屬永嘉東徙子孫因居江陵焉懷少聰敏好學晝夜不倦鄉里號爲童子學士普通中爲湘東王府兼記室轉刑獄仍掌

書記歷臨汝建成廣晉等令後又爲世祖荊州別駕及世祖卽位以爲尙書郎封信安縣侯邑一千戶累遷吏部郎中五兵尙書吏部尙書承聖三年江陵沒與穀俱入于周

王承字安期僕射暕子七歲通周易選補國子生年十五射策高第除祕書郎歷太子舍人南康王文學邵陵王友太子中舍人以父憂去職服闋復爲中舍人累遷中書黃門侍郎兼國子博士時膏腴貴遊咸以文學相尙罕以經術爲業惟承獨好之發言吐論造次儒者在學訓諸生述禮易義中大通五年遷長兼侍中俄轉國子祭酒承祖儉及父暕嘗爲此職三世爲國師前代未之有也當世以爲榮久之出爲戎昭將軍東陽太守爲政寬惠吏民悅之視事未朞卒於郡時年四十一諡曰章子承性簡貴有風格時右衛朱异當朝用事每休下車馬常填門時有魏郡申英好危言高論以忤權右常指异門曰此中輻輳皆以利往能不至者惟有大小王東陽小東陽卽承弟穉也當時惟承兄弟及褚翔不至异門時以此稱之

褚翔字世舉河南陽翟人曾祖淵齊太宰文簡公佐命齊室祖藁太常穆子父向字景政年數歲父母相繼亡沒向哀毀若成人者親表咸異之既長淹雅有器量高祖踐阼選補國子生起家祕書郎遷太子舍人尙書殿中郎出爲安成內史還除太子洗馬中舍人累遷太尉從事中郎黃門侍郎鎮右豫章王長史頃之入爲長兼侍中向風儀端麗眉目如點每公庭就列爲衆所瞻望焉大通四年出爲寧遠將軍北中郎廬陵王長史三年卒官外兄謝舉爲製墓銘其略曰弘治推華子嵩慚量酒歸月下風清琴上論者以爲擬得其人翔初爲國子生舉高第丁父憂服闋除祕書郎累遷太子舍人宣城王主簿中大通五年高祖宴羣臣樂遊苑別詔翔與王訓爲二十韻詩限三刻成翔於坐立奏高祖異焉卽日轉宣城王文學俄遷爲友時宣城友文學加宅王二等故以翔超爲之時論美焉出爲義興太守翔在政潔己省繁苛去浮費百姓安之郡之西亭有古樹積年枯死翔至郡忽更生枝葉百姓咸以爲善政所感及秩滿吏民詣闕請之敕許焉尋徵爲吏部郎去郡百姓無老少追送出境涕泣拜辭翔居小選



公清不爲請屬易意號爲平允俄遷侍中頃之轉散騎常侍領羽林監侍東宮出爲晉陵太守在郡未朞以公事免俄復爲散騎常侍侍東宮太清二年遷守吏部尙書其年冬侯景圍宮城翔於圍內丁母憂以毀卒時年四十四詔贈本官翔少有孝性爲侍中時母疾篤請沙門祈福中夜忽見戶外有異光又聞空中彈指及曉疾遂愈或以翔精誠所致焉

蕭介字茂鏡蘭陵人也祖思話宋開府儀同三司尙書僕射父惠積齊左民尙書介少穎悟有器識博涉經史兼善屬文齊永元末釋褐著作佐郎天監六年除太子舍人八年遷尙書金部郎十二年轉主客郎出爲吳令甚著聲績湘東王聞介名思共遊處表請之普通三年乃以介爲湘東王諮議參軍大通二年除給事黃門侍郎大同二年武陵王爲揚州刺史以介爲府長史在職清白爲朝廷所稱高祖謂何敬容曰蕭介甚貧可處以一郡敬容未對高祖曰始興郡頃無良守嶺上民頗不安可以介爲之由是出爲始興太守介至任宣布威德境內肅清七年徵爲少府卿尋加散騎常侍會侍中闕選司舉王筠等四人並

不稱旨高祖曰我門中久無此職宜用蕭介爲之介博物強識應對左右多所  
匡正高祖甚重之遷都官尙書每軍國大事必先詢訪於介焉高祖謂朱异曰  
端右之材也中大同二年辭疾致事高祖優詔不許終不肯起乃遣謁者僕射  
魏祥就拜光祿大夫太清中侯景於渦陽敗走入壽陽高祖敕防主韋默納之  
介聞而上表諫曰臣抱患私門竊聞侯景以渦陽敗績隻馬歸命陛下不悔前  
禍復赦容納臣聞凶人之性不移天下之惡一也昔呂布殺丁原以事董卓終  
誅董而爲賊劉牢反王恭以歸晉還背晉以構妖何者狼子野心終無馴狎之  
性養虎之喻必見飢噬之禍侯景獸心之種鳴鏑之類以凶狡之才荷高歡翼  
長之遇位忝台司任居方伯然而高歡墳土未乾卽還反噬逆力不逮乃復逃  
死關西宇文不容故復投身於我陛下前者所以不逆細流正欲以屬國降胡  
以討匈奴冀獲一戰之效耳今旣亡師失地直是境上之匹夫陛下愛匹夫而  
棄與國之好臣竊不取也若國家猶待其更鳴之晨歲暮之效臣竊惟侯景必  
非歲暮之臣棄鄉國如脫屣背君親如遺芥豈知遠慕聖德爲江淮之純臣事

跡顯然無可致惑一隅尙其如此觸類何可具陳臣朽老疾侵不應輒干朝政但楚囊將死有城郢之忠衛魚臨亡亦有屍諫之節臣忝爲宗室遺老敢忘劉向之心伏願天慈少思危苦之語高祖省表歎息卒不能用介姓高簡少交遊惟與族兄琛從兄朏素及洽從弟淑等文酒賞會時人以比謝氏烏衣之遊初高祖招延後進二十餘人置酒賦詩臧盾以詩不成罰酒一斗盾飲盡顏色不變言笑自若介染翰便成文無加點高祖兩美之曰臧盾之飲蕭介之文卽席之美也年七十三卒於家第三子允初以兼散騎常侍聘魏還爲太子中庶子後至光祿大夫

洽字宏稱介從父兄也父惠基齊吏部尙書有重名前世洽幼敏寤年七歲誦楚辭略上口及長好學博涉亦善屬文齊永明中爲國子生舉明經起家著作佐郎遷西中郎外兵參軍天監初爲前軍鄱陽王主簿尙書

缺

部郎遷太子中

舍人出爲南徐州中從事近畿重鎮史數千人前從居之者皆致巨富洽爲之清身率職饋遺一無所受妻子不免饑寒還除司空從事中郎爲建安內史坐

事免久之起爲護軍長史北中郎諮議參軍遷太府卿司徒臨川王司馬普通初拜員外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以公事免頃之爲通直散騎常侍洽少有才思高祖令製同泰大愛敬二寺刹下銘其文甚美二年遷散騎常侍出爲招遠將軍臨海太守爲政清平不尙威猛民俗便之還拜司徒左長史又敕撰當塗堰碑辭亦瞻麗六年卒官時年五十五有詔出舉哀賻錢二萬布五十疋集二十卷行於世

褚球字仲寶河南陽翟人高祖叔度宋征虜將軍雍州刺史祖變太宰外兵參軍父績太子舍人並尙宋公主球少孤貧篤志好學有才思宋建平王景素元徽中誅滅惟有一女得存其故吏何昌寓王思遠聞球清立以此女妻之因爲之延譽仕齊起家征虜行參軍俄署法曹遷右軍曲江公主簿出爲溧陽令在縣清白資公俸而已除平西主簿天監初遷太子洗馬散騎侍郎兼中書通事舍人出爲建康令母憂去職以本官起之固辭不拜服闋除北中郎諮議參軍俄遷中書郎復兼中書通事舍人除雲騎將軍累兼廷尉光祿卿舍人如故遷

御史中丞球性公強無所屈撓在憲司甚稱職普通四年出爲北中郎長史南  
蘭陵太守入爲通直散騎常侍領羽林監七年遷太府卿頃之遷都官尚書中  
大同中出爲仁威臨川王長史江夏太守以疾不赴職改授光祿大夫未拜復  
爲太府卿領步兵校尉俄遷通直散騎常侍祕書監領著作遷司徒左長史常  
侍著作如故自魏孫禮晉荀組以後台佐加貂始有球也尋出爲貞威將軍輕  
車河東王長史南蘭陵太守入爲散騎常侍領步兵尋表致仕詔不許俄復拜  
光祿大夫加給事中卒官時年七十

劉孺字孝稚彭城安上里人也祖勳宋司空忠昭公父悛齊太常敬子孺幼聰  
敏七歲能屬文年十四居父喪毀瘠骨立宗黨咸異之服闋叔父瑱爲義興郡  
攜以之官常置坐側謂賓客曰此兒吾家之明珠也旣長美風采性通和雖家  
人不見其喜愠本州召迎主簿起家軍法曹行參軍時鎮軍沈約聞其名引  
爲主簿常與遊宴賦詩大爲約所嗟賞累遷太子舍人中軍臨川王主簿太子  
洗馬尚書殿中郎出爲太末令在縣有清績還除晉安王友轉太子中舍人孺

少好文章性又敏速嘗於御坐爲李賦受詔便成文不加點高祖甚稱賞之後  
侍宴壽光殿詔羣臣賦詩時孺與張率並醉未及成高祖取孺手板題戲之曰  
張率東南美劉孺雒陽才攬筆便應就何事久遲回其見親愛如此轉中書郎  
兼中書通事舍人頃之遷太子家令餘如故出爲宣惠晉安王長史領丹陽尹  
丞遷太子中庶子尙書吏部郎出爲輕車湘東王長史領會稽郡丞公事免頃  
之起爲王府記室散騎侍郎兼光祿卿累遷少府卿司徒左長史御史中丞號  
爲稱職大通二年遷散騎常侍三年遷左民尙書領步兵校尉中大通四年出  
爲仁威臨川王長史江夏太守加貞威將軍五年爲寧遠將軍司徒左長史未  
拜改爲都官尙書領右軍將軍大同五年守吏部尙書其年出爲明威將軍晉  
陵太守在郡和理爲吏民所稱七年入爲侍中領右軍其年復爲吏部尙書以  
母憂去職居喪未朞以毀卒時年五十九諡曰孝子孺少與從兄苞孝綽齊名  
苞早卒孝綽數坐免黜位並不高惟孺貴顯有文集二十卷子芻著作郎早卒

覽字孝智十六通老易歷官中書郎以所生母憂廬于墓再菴口不嘗鹽酪冬止著單布家人患其不勝喪中夜竊寘炭於牀下覽因暖氣得睡既覺知之號慟歐血高祖聞其有至性數省視之服闋除尚書左丞性聰敏尚書令史七百人一見並記名姓當官清正無所私姊夫御史中丞褚湮從兄吏部郎孝綽在職頗通贓貨覽劾奏並免官孝綽怨之嘗謂人曰犬齧行路覽噬家人出爲始與內史治郡尤勵清節還復爲左丞卒官

遵字孝陵少清雅有學行工屬文起家著作郎太子舍人累遷晉安王宣惠雲麾二府記室甚見賓禮轉南徐州治中王後爲雍州復引爲安北諮議參軍帶卽縣令中大通二年王立爲皇太子仍除中庶子遵自隨藩及在東宮以舊恩偏蒙寵遇同時莫及大同元年卒官皇太子深悼惜之與遵從兄陽羨令孝儀令曰賢從中庶奄至殞逝痛可言乎其孝友淳深立身貞固內含玉潤外表瀾清美譽嘉聲流於士友言行相符始終如一文史該富琬琰爲心辭章博瞻玄黃成采旣以鳴謙表性又以難進自居未嘗造請公卿締交榮利是以新沓莫

之舉社武弗之知自阮放之官野王之職棲遲門下已踰五載同僚已陟後進多升而怡然清靜不以少多爲念確爾之志亦何易得西河觀寶東江獨步書籍所載必不是過吾昔在漢南連翩書記及忝朱方從容坐首良辰美景清風月夜鷁舟乍動朱鷺徐鳴未嘗一日而不追隨一時而不會遇酒闌耳熱言志賦詩校覆忠賢權揚文史益者三友此實其人及弘道下邑未申善政而能使民結去思野多馴雉此亦威鳳一羽足以驗其五德比在春坊載獲申晤博望無通賓之務司成多節文之科所賴故人時相媿偶而此子溘然實可嗟痛惟與善人此爲虛說天之報施豈若此乎想卿痛悼之誠亦當何已往矣奈何投筆惻愴吾昨欲爲誌銘并爲撰集吾之劣薄其生也不能揄揚吹獻使得騁其才用今者爲銘爲集何益旣往故爲痛惜之情不能已已耳

劉潛字孝儀祕書監孝綽弟也幼孤與兄弟相勵勤學並工屬文孝綽常曰三筆六詩三卽孝儀六孝威也天監五年舉秀才起家鎮右始與王法曹行參軍隨府益州兼記室王入爲中撫軍轉主簿遷尙書殿中郎敕令製雍州平等金



像碑文甚宏麗晉安王綱出鎮襄陽引爲安北功曹史以母憂去職王立爲皇太子孝儀服闋仍補洗馬遷中舍人出爲戎昭將軍陽羨令甚有稱績擢爲建康令大同三年遷中書郎以公事左遷安西諮議參軍兼散騎常侍使魏還復除中書郎頃之權兼司徒右長史又兼寧遠長史行彭城琅邪二郡事累遷尙書左丞兼御史中丞在職彈糾無所顧望當時稱之十年出爲伏波將軍臨海太守是時政綱疎闊百姓多不遵禁孝儀下車宣示條制勵精綏撫境內翕然風俗大革中大同元年入守都官尙書太清元年出爲明威將軍豫章內史二年侯景寇京邑孝儀遣子勵帥郡兵三千人隨前衡州刺史韋粲入援三年宮城不守孝儀爲前歷陽太守莊鐵所逼失郡大寶元年病卒時年六十七孝儀爲人寬厚內行尤篤第二兄孝能早卒孝儀事寡嫂甚謹家內巨細必先諮決與妻子朝夕供事未嘗失禮世以此稱之有文集二十卷行於世第五弟孝勝歷官邵陵王法曹湘東王安西主簿記室尙書左丞出爲信義太守公事免久之復爲尙書右丞兼散騎常侍聘魏還爲安西武陵王紀長史蜀郡太守太清

中侯景陷京師紀僭號於蜀以孝勝爲尙書僕射承聖中隨紀出峽口兵敗被  
執下獄世祖尋宥之起爲司徒右長史第六弟孝威初爲安北晉安王法曹轉  
主簿以母憂去職服闋除太子洗馬累遷中舍人庶子率更令並掌管記大同  
九年白雀集東宮孝威上頌其辭甚美太清中遷中庶子兼通事舍人及侯景  
寇亂孝威於圍城得出隨司州刺史柳仲禮西上至安陸遇疾卒第七弟孝先  
武陵王法曹主簿王遷益州隨府轉安西記室承聖中與兄孝勝俱隨紀軍出  
峽口兵敗至江陵世祖以爲黃門侍郎遷侍中兄弟並善五言詩見重於世文  
集值亂今不具存

殷芸字灌疏陳郡長平人性倜儻不拘細行然不妄交遊門無雜客勵精勤學  
博洽羣書幼而廬江何憲見之深相歎賞永明中爲宜都王行參軍天監初爲  
西中郎主簿後軍臨川王記室七年遷通直散騎侍郎兼中書通事舍人十年  
除通直散騎侍郎兼尙書左丞又兼中書舍人遷國子博士昭明太子侍讀西  
中郎豫章王長史領丹陽尹丞累遷通直散騎常侍祕書監司徒左長史普通

六年直東宮學士省大通三年卒時年五十九

蕭幾字德玄齊曲江公遙欣子也年十歲能屬文早孤有弟九人並皆稚小幾恩愛篤睦聞於朝野性溫和與物無競清貧自立好學善草隸書湘州刺史楊公則曲江之故吏也每見幾謂人曰康公此子可謂桓靈寶出及公則卒幾爲之誄時年十五沈約見而奇之謂其舅蔡搏曰昨見賢甥楊平南誄文不減希逸之作始驗康公積善之慶釋褐著作佐郎廬陵王文學尚書殿中郎太子舍人掌管記遷庶子中書侍郎尚書左丞末年專尚釋教爲新安太守郡多山水特其所好適性遊履遂爲之記卒于官子爲字元專亦有文才仕至太子舍人永康令

史臣曰王規之徒俱著名譽旣逢休運才用各展美矣蕭洽當塗之制見偉辭人劉孝儀兄弟並以文章顯君子知梁代之有人焉

梁書卷四十一

珍做宋版印

文書... 卷四十一

王... 梁書卷四十一

... 梁書卷四十一

... 梁書卷四十一

... 梁書卷四十一

... 梁書卷四十一

... 梁書卷四十一

... 梁書卷四十一

... 梁書卷四十一

... 梁書卷四十一

... 梁書卷四十一

... 梁書卷四十一

梁書卷四十一考證

蕭介傳以凶狡之才○狡監本訛稷今改正

劉潛傳第二兄孝能○能南史作熊

蕭幾傳康公此子可謂桓靈寶出○南史出字上有重字

子爲字元專○爲南本作清

梁書卷四十一考證



梁書卷四十二

唐 散 騎 常 侍 姚 思 廉 撰

列傳第三十六

臧盾 弟厥 傅岐

臧盾字宣卿東莞莒人高祖燾宋左光祿大夫祖澤之左民尚書父未甄博涉文史有才幹少爲外兄汝南周顥所知宋末起家爲領軍主簿所奉卽齊武帝入齊歷太尉祭酒尚書主客郎建安廬陵二王府記室前軍功曹史通直郎南徐州中正丹陽尹丞高祖平京邑霸府建引爲驃騎刑獄參軍天監初除後軍諮議中郎南徐州別駕入拜黃門郎遷右軍安成王長史少府卿出爲新安太守有能名還爲太子中庶子司農卿太尉長史丁所生母憂三年廬于墓側服闋除廷尉卿出爲安成王長史江夏太守卒官盾幼從徵士琅邪諸葛璩受五經通章句璩學徒常有數十百人盾處其間無所狎比璩異之歎曰此生重器王佐人也初爲撫軍行參軍遷尚書中兵郎盾美風儀善舉止每趨奏高祖甚

悅焉入兼中書通事舍人除安右錄事參軍舍人如故盾有孝性隨父宿直於  
廷尉母劉氏在宅夜暴亡左手中指忽痛不得寢及曉宅信果報凶問其感通  
如此服制未終父又卒盾居喪五年不出廬舍形骸枯槁家人不復識鄉人王  
端以狀聞高祖嘉之敕累遣抑譬服闋除丹陽尹丞轉中書郎復兼中書舍人  
遷尚書左丞爲東中郎武陵王長史行府州國事領會稽郡丞還爲少府卿領  
步兵校尉遷御史中丞盾性公彊居憲臺甚稱職中大通五年二月高祖幸同  
泰寺開講設四部大會衆數萬人南越所獻馴象忽於衆中狂逸乘擊羽衛及  
會皆駭散惟盾與散騎郎裴之禮巍然自若高祖甚嘉焉俄有詔加散騎常侍  
未拜又詔曰總一六軍非才勿授御史中丞新除散騎常侍盾志懷忠密識用  
詳慎當官平允處務勤恪必能緝斯戎政可兼領軍常侍如故大同二年遷中  
領軍領軍管天下兵要監局事多盾爲人敏贍有風力長於撥繁職事甚理天  
監中吳平侯蕭景居此職著聲稱至是盾復繼之五年出爲仁威將軍吳郡太  
守視事未朞以疾陳解拜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七年疾愈復爲領軍將軍九



年卒時年六十六卽日有詔舉哀贈侍中領軍如故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布各有差謚曰忠子長博字孟弘桂陽內史次子仲博曲阿令盾弟厥厥字獻卿亦以幹局稱初爲西中郎行參軍尙書主客郎入兼中書通事舍人累遷正員郎鴻臚卿舍人如故遷尙書右丞未拜出爲晉安太守郡居山海常結聚逋逃前二千名雖募討捕而寇盜不止厥下車宣風化凡諸凶黨皆襁負而出居民復業商旅流通然爲政嚴酷少恩吏民小事必加杖罰百姓謂之臧虎還除驃騎廬陵王諮議參軍復兼舍人遷員外散騎常侍兼司農卿舍人如故大同八年卒官時年四十八厥前後居職所掌之局大事及蘭臺廷尉所不能決者敕並付厥厥辨斷精詳咸得其理厥卒後有搗登聞鼓訴者求付清直舍人高祖曰臧厥旣亡此事便無可付其見知如此子操尙書三公郎

傅岐字景平北地靈州人也高祖弘仁宋太常祖琰齊世爲山陰令有治能自縣擢爲益州刺史父翹天監中歷山陰建康令亦有能名官至驃騎諮議岐初爲國子明經生起家南康王宏常侍遷行參軍兼尙書金部郎母憂去職居喪

盡禮服闋後疾廢久之是時改創北郊壇初起岐監知繕築事畢除如新令縣民有因鬪相毆而死者死家訴郡郡錄其仇人考掠備至終不引咎郡乃移獄於縣岐卽命脫械以和言問之便卽首服法當償死會冬節至岐乃放其還家使過節一日復獄曹掾固爭曰古者乃有此於今不可行岐曰其若負信縣令當坐主者勿憂竟如期而反太守深相歎異遽以狀聞岐後去縣民無老小皆出境拜送啼號之聲聞於數十里至都除廷尉正入兼中書通事舍人遷寧遠岳陽王記室參軍舍人如故出爲建康令以公事免俄復爲舍人累遷安西中記室鎮南諮議參軍兼舍人如故岐美容止博涉能占對大同中與魏和親其使歲中再至常遣岐接對焉太清元年累遷太僕司農卿舍人如故在禁省十餘年機事密勿亞於朱异此年冬豫州刺史貞陽侯蕭淵明率衆伐彭城兵敗陷魏二年淵明遣使還述魏人欲更通和好敕有司及近臣定議左衛朱异曰高澄此意當復欲繼好不爽前和邊境且得靜寇息民於事爲便議者並然之岐獨曰高澄旣新得志其勢非弱何事須和此必是設間故令貞陽遣使令侯

景自疑當以貞陽易景景意不安必圖禍亂今若許澄通好正是墮其計中且彭城去歲喪師渦陽新復敗退令便就和益示國家之弱若如愚意此和宜不可許朱异等固執高祖遂從异議及遣和使侯景果有此疑累啓請追使敕但依違報之至八月遂舉兵反十月入寇京師請誅朱异三年遷中領軍舍人如故二月景於闕前通表乞割江右四州安其部下當解圍還鎮詔許之乃於城西立盟求遣宣城王出送岐固執宣城嫡嗣之重不宜許遣石城公大款送之及與景盟訖城中文武喜躍望得解圍岐獨言於衆曰賊舉兵爲逆未遂求和夷情獸心必不可信此和終爲賊所詐也衆並怨怪之及景背盟莫不歎服尋有詔以岐勤勞封南豐縣侯邑五百戶固辭不受宮城失守岐帶疾出圍卒於宅

陳吏部尙書姚察曰夫舉事者定於謀故萬舉無遺策信哉是言也傅岐識齊氏之僞和可謂善於謀事是時若納岐之議太清禍亂固其不作申子曰一言倚天下靡此之謂乎



梁書卷四十三

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列傳第三十七

韋粲

江子一 第四子五

張嶷

沈浚

柳敬禮

韋粲字長蘊車騎將軍叡之孫北徐州刺史放之子也有父風好學仗氣身長八尺容貌甚偉初爲雲麾晉安王行參軍俄署法曹遷外兵參軍兼中兵時潁川庾仲容吳郡張率前輩知名與粲同府並忘年交好及王遷鎮雍州隨轉記室兼中兵如故王立爲皇太子粲遷步兵校尉入爲東宮領直丁父憂去職尋起爲招遠將軍復爲領直服闋襲爵永昌縣侯除安西湘東王諮議累遷太子僕左衛率領直並如故粲以舊恩任寄綢密雖居職屢徙常留宿衛頗擅權誕倨不爲時輩所平右衛朱異嘗於酒席厲色謂粲曰卿何得已作領軍面向人中大同十一年遷通直散騎常侍未拜出爲持節督衡州諸軍事安遠將軍衡州刺史皇太子出餞新亭執粲手曰與卿不爲久別太清元年粲至州無幾便

表解職二年徵爲散騎常侍粲還至廬陵聞侯景作逆便簡閱部下得精卒五千馬百匹倍道赴援至豫章奉命報云賊已出橫江粲卽就內史劉孝儀共謀之孝儀曰必期如此當有別敕豈可輕信單使妄相驚動或恐不然時孝儀置酒粲怒以杯抵地曰賊已渡江便逼宮闕水陸俱斷何暇有報假令無敕豈得自安韋粲今日何情飲酒卽馳馬出部分將發會江州刺史當陽公大心遣使要粲粲乃馳往見大心曰上游蕃鎮江州去京最近殿下情計實宜在前但中流任重當須應接不可闕鎮今直且張聲勢移鎮溢城遣偏將賜隨於事便足大心然之遣中兵柳昕帥兵二千人隨粲粲悉留家累於江州以輕舸就路至南洲粲外弟司州刺史柳仲禮亦帥步騎萬餘人至橫江粲卽送糧仗贍給之并散私金帛以賞其戰士先是安北將軍鄱陽王範亦自合肥遣西豫州刺史裴之高與其長子嗣帥江西之衆赴京師屯於張公洲待上流諸軍至是時之高遣船渡仲禮與合軍進屯王遊苑粲建議推仲禮爲大都督報下流衆軍裴之高自以年位恥居其下乃云柳節下是州將何須我復鞭板累日不決粲乃

抗言於衆曰今者同赴國難義在除賊所以推柳司州者政以久捍邊疆先爲侯景所憚且士馬精銳無出其前若論位次柳在粲下語其年齒亦少於粲直以社稷之計不得復論今日形勢貴在將和若人心不同大事去矣裴公朝之舊齒年德已隆豈應復挾私情以沮大計粲請爲諸君解釋之乃單舸至之高營切讓之曰前諸將之議豫州意所未同卽二宮危逼猾寇滔天臣子當戮力同心豈可自相矛盾豫州必欲立異鋒鏑便有所歸之高垂泣曰吾荷國恩榮自應帥先士卒顧恨衰老不能効命企望柳使君共平凶逆謂衆議已從無俟老夫耳若必有疑當剖心相示於是諸將定議仲禮方得進軍次新亭賊列陣於中興寺相持至晚各解歸是夜仲禮入粲營部分衆軍旦日將戰諸將各有據守令粲頓青塘青塘當石頭中路粲慮柵壘未立賊必爭之頗以爲憚謂仲禮曰下官才非禦侮直欲以身徇國節下善量其宜不可致有虧喪仲禮曰青塘立柵迫近淮渚欲以糧儲船乘盡就泊之此是大事非兄不可若疑兵少當更差軍相助乃使直閣將軍劉叔胤師助粲帥所部水陸俱進時值昏霧軍人

迷失道比及青塘夜已過半壘柵至曉未合景登禪靈寺門閣望粲營未立便率銳卒來攻軍副王長茂勸據柵待之粲不從令軍主鄭逸逆擊之命劉叔胤以水軍截其後叔胤畏懦不敢進逸遂敗賊乘勝入營左右牽粲避賊粲不動猶叱子弟力戰兵死略盡遂見害時年五十四粲子尼及三弟助警構從弟昂皆戰死親戚死者數百人賊傳粲首闕下以示城內太宗聞之流涕曰社稷所寄惟在韋公如何不幸先死行陣詔贈護軍將軍世祖平侯景追諡曰忠貞并追贈助警構及尼皆中書郎昂員外散騎常侍粲長子臧字君理歷官尚書三公郎太子洗馬東宮領直侯景至帥兵屯西華門城陷奔江州收舊部曲據豫章爲其部下所害

江子一字元貞濟陽考城人晉散騎常侍統之七世孫也父法成天監中奉朝請子一少好學有志操以家貧闕養因蔬食終身起家王國侍郎朝請啓求觀書祕閣高祖許之有敕直華林省其姑夫右衛將軍朱异權要當朝休下之日賓客輻湊子一未嘗造門其高潔如此稍遷尚書儀曹郎出爲遂昌曲阿令皆



著美績除通直散騎侍郎出爲戎昭將軍南津校尉弟子四歷尚書金部郎大  
同初遷右丞兄弟性並剛烈子四自右丞上封事極言得失高祖甚善之詔尚  
書詳擇施行焉左民郎沈炯少府丞顧瑛嘗奏事不允高祖厲色呵責之子四  
乃趨前代炯等對言甚激切高祖怒呼縛之子四據地不受高祖怒亦止乃釋  
之猶坐免職及侯景反攻陷歷陽自橫江將渡子一帥舟師千餘人於下流欲  
邀之其副董桃生家在江北因與其黨散走子一乃退還南洲復收餘衆步道  
赴京師賊亦尋至子一啓太宗云賊圍未合猶可出盪若營柵一固無所用武  
請與其弟子四子五帥所領百餘人開承明門挑賊許之子一乃身先士卒抽  
戈獨進羣賊夾攻之從者莫敢繼子四子五見事急相引赴賊並見害詔曰故  
戎昭將軍通直散騎侍郎南津校尉江子一前尚書右丞江子四東宮直殿主  
帥子五禍故有聞良以矜惻死事加等抑惟舊章可贈子一給事黃門侍郎子  
四中書侍郎子五散騎侍郎侯景平世祖又追贈子一侍中諡義子子四黃門  
侍郎諡毅子子五中書侍郎諡烈子子一續黃圖及班固九品并辭賦文筆數

十篇行於世

張唵字四山鎮北將軍稷之子也少方雅有志操能清言父臨青州爲土民所害唵感家禍終身蔬食布衣手不執刀刃州舉秀才起家祕書郎累遷太子舍人洗馬司徒左西掾中書郎出爲永陽內史還除中軍宣城王司馬散騎常侍又出爲鎮南湘東王長史尋陽太守中大同元年徵爲太府卿俄遷吳興太守太清二年侯景圍京城唵遣弟伊率郡兵數千人赴援三年宮城陷御史中丞沈浚違難東歸唵往見而謂曰賊臣憑陵社稷危恥正是人臣効命之秋今若收集兵力保據貴鄉若天道無靈忠節不展雖復及死誠亦無恨浚曰鄙郡雖小仗義拒逆誰敢不從固勸唵舉義於是收集士卒繕築城壘時邵陵王東奔至錢唐聞之遣板授唵征東將軍加秩中二千石唵曰朝廷危迫天子蒙塵今日何情復受榮號留板而已賊行臺劉神茂攻破義興遣使說唵曰若早降附當還以郡相處復加爵賞唵命斬其使仍遣軍主王雄等帥兵於鱧瀆逆擊之破神茂神茂逃走侯景聞神茂敗乃遣其中軍侯子鑒帥精兵二萬人助神茂

以擊嵯峨遣軍主范智朗出郡西拒戰爲神茂所敗退歸賊騎乘勝焚柵柵內衆軍皆土崩嵯峨乃釋戎服坐於聽事賊臨之以刃終不爲屈乃執嵯峨以送景景刑之於都市子弟同遇害者十餘人時年六十二賊平世祖追贈侍中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忠貞子

沈浚字叔源吳興武康人祖憲齊散騎常侍齊史有傳浚少博學有才幹歷山陰吳建康令並有能名入爲中書郎尚書左丞侯景逼京城遷御史中丞是時外援並至侯景表請求和詔許之旣盟景知城內疾疫復懷姦計遲疑不去數日皇太子令浚詣景所景曰卽已向熱非復行時十萬之衆何由可去還欲立効朝廷君可見爲申聞浚曰將軍此論意在得城城內兵糧尙支百日將軍儲積內盡國家援軍外集十萬之衆將何所資而反設此言欲脅朝廷邪景橫刃於膝瞋目叱之浚正色責景曰明公親是人臣舉兵向闕聖主申恩赦過已共結盟口血未乾而有翻背沈浚六十之年且天子之使死生有命豈畏逆臣之刀乎不顧而出景曰是真司直也然密銜之及破張嵯峨乃求浚以害之

柳敬禮開府儀同三司慶遠之孫父津太子詹事敬禮與兄仲禮皆少以勇烈知名起家著作佐郎稍遷扶風太守侯景渡江敬禮率馬步三千赴援至都據青溪埭與景頻戰恆先登陷陳甚著威名臺城沒敬禮與仲禮俱見於景景遣仲禮經略上流留敬禮爲質以爲護軍景餞仲禮於後渚敬禮密謂仲禮曰景今來會敬禮抱之兄拔佩刀便可斫殺敬禮死亦無所恨仲禮壯其言許之及酒數行敬禮目仲禮仲禮見備衛嚴不敢動計遂不果會景征晉熙敬禮與南康王會理共謀襲其城剋期將發建安侯蕭賁知而告之遂遇害

史臣曰若夫義重於生前典垂誥斯蓋先哲之所貴也故孟子稱生者我所欲義亦我所欲二事必不可兼得寧捨生而取義至如張嵯二三子之徒捐軀徇節赴死如歸英風勁氣籠罩今古君子知梁代之有忠臣焉

梁書卷四十三考證

江子一傳江子一字元貞○貞南史作亮

梁書卷四十三考證

珍做宋版印

字次頁○東南出有英

梁書卷四十四

唐 散 騎 常 侍 姚 思 廉 撰

列傳第三十八

太宗十一王 世祖二子

太宗王皇后生哀太子大器南郡王大連陳淑容生潯陽王大心左夫人生南海王大臨安陸王大春謝夫人生瀏陽公大雅張夫人生新興王大莊包昭華生西陽王大鈞范夫人生武寧王大威褚脩華生建平王大球陳夫人生義安王大昕朱夫人生綏建王大摯自餘諸子本書不載

潯陽王大心字仁恕幼而聰朗善屬文中大通四年以皇孫封當陽公邑一千五百戶大同元年出爲使持節都督郢南北司定新五州諸軍事輕車將軍郢州刺史時年十三太宗以其幼恐未達民情戒之曰事無大小悉委行事纖毫不須措懷大心雖不親州務發言每合於理衆皆驚服七年徵爲侍中兼石頭戍軍事太清元年出爲雲麾將軍江州刺史二年侯景寇京邑大心招集士卒

遠近歸之衆至數萬與上流諸軍赴援宮闕三年城陷上甲侯蕭韶南奔宣密詔加散騎常侍進號平南將軍大寶元年封潯陽王邑二千戶初歷陽太守莊鐵以城降侯景旣而又奉其母來奔大心以鐵舊將厚爲其禮軍旅之事悉以委之仍以爲豫章內史侯景數遣軍西上寇抄大心輒令鐵擊破之賊不能進時鄱陽王範率衆棄合肥屯于柵口待援兵總集欲俱進大心聞之遣要範西土以湓城處之廩饋甚厚與戮力共除禍難會莊鐵據豫章反大心令中兵參軍韋約等將軍擊之鐵敗績又乞降鄱陽世子嗣先與鐵遊處因稱其人才略從橫且舊將也欲舉大事當資其力若降江州必不全其首領嗣請援之範從之乃遣將侯瑱率精甲五千往救鐵夜襲破韋約等營大心聞之大懼於是二藩覺起人心離貳景將任約略地至子湓城大心遣司馬韋質拒戰敗績時帳下猶有勇士千餘人咸說曰旣無糧儲難以守固若輕騎往建州以圖後舉策之上者也大心未決其母陳淑容曰卽日聖御年尊儲宮萬福汝久奉違顏色不念拜謁闕庭且吾已老而欲遠涉險路糧儲不給豈謂孝子吾終不行因撫



胸慟哭大心乃止遂與約和二年秋遇害時年二十九

南海王大臨字仁宣大同二年封寧國縣公邑一千五百戶少而敏慧年十一遭左夫人憂哭泣毀瘠以孝聞後入國學明經射策甲科拜中書侍郎遷給事黃門侍郎十一年爲長兼侍中出爲輕車將軍琅邪彭城二郡太守侯景亂爲使持節宣惠將軍屯新亭俄又徵還屯端門都督城南諸軍事時議者皆勸收外財物擬供賞賜大臨獨曰物乃賞士而牛可犒軍命取牛得千餘頭城內賴以饗士大寶元年封南海郡王邑二千戶出爲使持節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安南將軍揚州刺史又除安東將軍吳郡太守時張彪起義於會稽吳人陸令公潁川庾孟卿等勸大臨走投彪大臨曰彪若成功不資我力如其撓敗以我說焉不可往也二年秋遇害于郡時年二十五

南郡王大連字仁靖少俊爽能屬文舉止風流雅有巧思妙達音樂兼善丹青大同二年封臨城縣公邑一千五百戶七年與南海王俱入國學射策甲科拜中書侍郎十年高祖幸朱方大連與兄大臨並從高祖問曰汝等習騎不對曰

臣等未奉詔不敢輒習敕各給馬試之大連兄弟據鞍往還各有馳驟之節高祖大悅卽賜所乘馬及爲啓謝詞又甚美高祖佗日謂太宗曰昨見大臨大連風韻可愛足以慰吾年老遷給事黃門侍郎轉侍中尋兼石頭戍軍事太清元年出爲使持節輕車將軍東揚州刺史侯景入寇京師大連率衆四萬來赴及臺城沒援軍散復還揚州三年會稽山賊田領羣聚黨數萬來攻大連命中兵參軍張彪擊斬之大寶元年封爲南郡王邑二千戶景仍遣其將趙伯超劉神茂來討大連設備以待之會將留異以城應賊大連棄城走至信安爲賊所獲侯景以爲輕車將軍行揚州事遷平南將軍江州刺史大連旣迫寇手恆思逃竄乃與賊約曰軍民之事吾不預焉侯我存亡但聽鍾響欲簡與相見因得亡逸賊亦信之事未果二年秋遇害時年二十五

安陸王大春字仁經少博涉書記天性孝謹體貌瓌偉腰帶十圍大同六年封西豐縣公邑一千五百戶拜中書侍郎後爲寧遠將軍知石頭戍軍事侯景內寇大春奔京口隨邵陵王入援戰于鍾山爲賊所獲京城旣陷大寶元年封安

陸郡王邑二千戶出爲使持節雲麾將軍東揚州刺史二年秋遇害時年二十  
二

瀏陽公大雅字仁風大同九年封瀏陽縣公邑一千五百戶少聰警美姿儀特  
爲高祖所愛太清三年京城陷賊已乘城大雅猶命左右格戰賊至漸衆乃自  
縊而下因發憤感疾薨時年十七

新興王大莊字仁禮大同九年封高唐縣公邑一千五百戶大寶元年封新興  
郡王邑二千戶嘗爲使持節都督南徐州諸軍事宣毅將軍南徐州刺史二年  
秋遇害時年十八

西陽王大鈞字仁輔性厚重不妄戲弄年七歲高祖嘗問讀何書對曰學詩因  
命諷誦音韻清雅高祖因賜王羲之書一卷大寶元年封西陽郡王邑二千戶  
出爲宣惠將軍丹陽尹二年監揚州將軍如故至秋遇害時年十三

武寧王大威字仁容美風儀眉目如畫大寶元年封武寧郡王邑二千戶二年  
出爲信威將軍丹陽尹其年秋遇害時年十三

梁

書

卷四十四

列傳

二一中華書局聚

建平王大球字仁珽大寶元年封建平郡王邑二千戶性明惠夙成初侯景圍京城高祖素歸心釋教每發誓願恆云若有衆生應受諸苦悉衍身代當時大球年甫七歲聞而驚謂母曰官家尙爾兒安敢辭乃六時禮佛亦云凡有衆生應獲苦報悉大球代受其早慧如此二年出爲輕車將軍兼石頭戍軍事其年秋遇害時年十一

義安王大昕字仁朗年四歲母陳夫人卒便哀慕毀頓有若成人及高祖崩大昕奉慰太宗嗚咽不能自勝左右見之莫不掩泣大寶元年封義安郡王邑二千戶二年出爲寧遠將軍琅邪彭城二郡太守未之鎮遇害時年十一

綏建王大摯字仁瑛幼雄壯有膽氣及京城陷乃歎曰大丈夫會當滅虜屬妳媪驚掩其口曰勿妄言禍將及大摯笑曰禍至非由此言大寶元年封綏建郡王邑二千戶二年爲寧遠將軍遇害時年十歲

世祖諸男徐妃生忠壯世子方等王夫人生貞惠世子方諸其愍懷太子方矩本書不載所生別有傳夏賢妃生敬皇帝自餘諸子並本書無傳

忠壯世子方等字實相世祖長子也母曰徐妃少聰敏有俊才善騎射尤長巧思性愛林泉特好散逸嘗著論曰人生處世如白駒過隙耳一壺之酒足以養性一簞之食足以怡形生在蓬蒿死葬溝壑瓦棺石槨何以異茲吾嘗夢爲魚因化爲鳥當其夢也何樂如之及其覺也何憂斯類良由吾之不及魚鳥者遠矣故魚鳥飛浮任其志性吾之進退恆存掌握舉手懼觸搖足恐墮若使吾終得與魚鳥同遊則去人間如脫屣耳初徐妃以嫉妬失寵方等意不自安世祖聞之又惡方等等益懼故述論以申其志焉會高祖欲見諸王長子世祖遣方等入侍方等等欣然升舟冀免憂辱行至繇水值侯景亂世祖召之方等等啓曰昔申生不愛其死方等等豈顧其生世祖省書歎息知無還意乃配步騎一萬使援京都賊每來攻方等等必身當矢石宮城陷方等等歸荊州收集士馬甚得衆和世祖始歎其能方等等又勸修築城柵以備不虞旣成樓雉相望周迴七十餘里世祖觀之甚悅入謂徐妃曰若更有一子如此吾復何憂徐妃不答垂泣而退世祖忿之因疏其穢行榜于大閣方等等入見益以自危時河東王爲湘州刺史

不受督府之令方等乃乞征之世祖許焉拜爲都督令帥精卒二萬南討方等臨行謂所親曰吾此段出征必死無二死而獲所吾豈愛生及至麻溪河東王率軍逆戰方等擊之軍敗遂溺死時年二十二世祖聞之不以爲感後追思其才贈侍中中軍將軍揚州刺史諡曰忠壯世子并爲招魂以哀之方等注范曄後漢書未就所撰三十國春秋及靜住子行於世

貞惠世子方諸字智相世祖第二子母王夫人幼聰警博學明老易善談玄風采清越辭辯鋒生特爲世祖所愛母王氏又有寵及方等敗沒世祖謂之曰不有所廢其何以興因拜爲中撫軍以自副又出爲郢州刺史鎮江夏以鮑泉爲行事防遏下流時世祖遣徐文盛督衆軍與侯景將任約相持未決方諸恃文盛在近不恤軍政日與鮑泉蒲酒爲樂侯景知之乃遣其將宋子仙率輕騎數百從間道襲之屬風雨晦冥子仙至百姓奔告方諸與鮑泉猶不信曰徐文盛大軍在下虜安得來始命閉門賊騎已入城遂陷子仙執方諸以歸王僧辯軍至蔡洲景遂害之世祖追贈侍中大將軍諡曰貞惠世子

史臣曰太宗世祖諸子雖開土宇運屬亂離既拘寇賊多殞非命吁可嗟矣

梁書卷四十四

梁

書

卷四十四

列傳

五  
中華書局聚





梁書卷四十四考證

太宗十一王傳范夫人生武寧王大威○威南本作威

自餘諸子本書不載○臣人龍按簡文帝有二十子今本傳載十一王其別見

者有大成大封大園大訓四人餘則不可考矣

西陽王大鈞傳大鈞字仁輔○輔南史作博

建平王大球傳大球字仁琰○琰南史作玉

忠壯世子方等傳所撰三十國春秋及靜住子行於世○靜住南史作篤靜

梁書卷四十四考證

宋書卷四十四

宋書卷四十四 謝靈運傳 謝靈運字靈運 陳郡陽夏人也 少為名士 與謝靈運同族 靈運少時 靈運少時 靈運少時

謝靈運字靈運 陳郡陽夏人也 少為名士 與謝靈運同族 靈運少時 靈運少時 靈運少時

謝靈運字靈運 陳郡陽夏人也 少為名士 與謝靈運同族 靈運少時 靈運少時 靈運少時

謝靈運字靈運 陳郡陽夏人也 少為名士 與謝靈運同族 靈運少時 靈運少時 靈運少時

謝靈運字靈運 陳郡陽夏人也 少為名士 與謝靈運同族 靈運少時 靈運少時 靈運少時

謝靈運字靈運 陳郡陽夏人也 少為名士 與謝靈運同族 靈運少時 靈運少時 靈運少時

謝靈運字靈運 陳郡陽夏人也 少為名士 與謝靈運同族 靈運少時 靈運少時 靈運少時

梁書卷四十五

唐 散 騎 常 侍 姚 思 廉 撰

列傳第三十九

王僧辯

王僧辯字君才右衛將軍神念之子也以天監中隨父來奔起家爲湘東王國左常侍王爲丹陽尹轉府行參軍王出守會稽兼中兵參軍事王爲荊州仍除中兵在限內時武寧郡反王命僧辯討平之遷貞威將軍武寧太守尋遷振遠將軍廣平太守秩滿還爲王府中錄事參軍如故王被徵爲護軍僧辯兼府司馬王爲江州仍除雲騎將軍司馬守潞城俄監安陸郡無幾而還尋爲新蔡太守猶帶司馬將軍如故王除荊州爲貞毅將軍府諮議參軍事賜食千人代柳仲禮爲竟陵太守改號雄信將軍屬侯景反王命僧辯假節總督舟師一萬兼糧饋赴援纔至京都宮城陷沒天子蒙塵僧辯與柳仲禮兄弟及趙伯超等先屈膝於景然後入朝景悉收其軍實而厚加綏撫未幾遣僧辯歸于竟陵於是

倍道兼行西就世祖世祖承制以僧辯爲領軍將軍及荆湘疑貳軍師失律世祖又命僧辯及鮑泉統軍討之分給兵糧剋日就道時僧辯以竟陵部下猶未盡來意欲待集然後上頓謂鮑泉曰我與君俱受命南討而軍容若此計將安之泉曰旣稟廟算驅率驍勇事等沃雪何所多慮僧辯曰不然君之所言故是文士之常談耳河東少有武幹兵刃又彊新破軍師養銳待敵自非精兵一萬不足以制之我竟陵甲士數經行陣已遣召之不久當及雖期日有限猶可重申欲與卿共入言之望相佐也泉曰成敗之舉繫此一行遲速之宜終當仰聽世祖性嚴忌微聞其言以爲遷延不肯去稍已含怒及僧辯將入謂泉曰我先發言君可見係泉又許之及見世祖世祖迎問曰卿已辦乎何日當發僧辯具對如向所言世祖大怒按劍厲聲曰卿憚行邪因起入內泉震怖失色竟不敢言須臾遣左右數十人收僧辯旣至謂曰卿拒命不行是欲同賊今唯有死耳僧辯對曰僧辯食祿旣深憂責實重今日就戮豈敢懷恨但恨不見老母世祖因斫之中其左髀流血至地僧辯悶絕久之方蘇卽送付廷尉并收其子姪並

皆繫之會岳陽王軍襲江陵人情搔擾未知其備世祖遣左右往獄問計於僧  
辯僧辯具陳方略登卽赦爲城內都督俄而岳陽奔退而鮑泉力不能剋長沙  
世祖乃命僧辯代之數泉以十罪遣舍人羅重歡領齋仗三百人與僧辯俱發  
旣至遣通泉云羅舍人被令送王竟陵來泉甚愕然顧左右曰得王竟陵助我  
經略賊不足平俄而重歡齋令書先入僧辯從齋仗繼進泉方拂席坐而待之  
僧辯旣入背泉而坐曰鮑郎卿有罪令旨使我鑠卿勿以故意見待因語重歡  
出令泉卽下地鑠于牀側僧辯仍部分將帥并力攻圍遂平湘土還復領軍將  
軍侯景浮江西寇軍次夏首僧辯爲大都督率巴州刺史淳于量定州刺史杜  
龕宜州刺史王琳郴州刺史裴之橫等俱赴西陽軍次巴陵聞郢州已沒僧辯  
因據巴陵城世祖乃命羅州刺史徐嗣徽武州刺史杜顛並會僧辯于巴陵景  
旣陷郢城兵衆益廣徒黨甚銳將進寇荊州乃使僞儀同丁和統兵五千守江  
夏大將宋子仙前驅一萬造巴陵景悉凶徒水步繼進於是緣江戍邏望風請  
服賊拓邏至于隱磯僧辯悉上江渚米糧並沉公私船於水及賊前鋒次江口

僧辯乃分命衆軍乘城固守偃旗臥鼓安若無人翌日賊衆濟江輕騎至城下問城內是誰答曰是王領軍賊曰語王領軍事勢如此何不早降僧辯使人答曰大軍但向荊州此城自當非礙僧辯百口在人掌握豈得便降賊騎既去俄爾又來曰我王已至王領軍何爲不出與王相見邪僧辯不答頃之又執王珣等至于城下珣爲書誘說城內景帥船艦並集北寺又分入港中登岸治道廣設氈屋耀軍城東隴上芟除草芴開八道向城遣五千兔頭肉薄苦攻城內同時鼓譟矢石雨下殺賊既多賊乃引退世祖又命平北將軍胡僧祐率兵下援僧辯是日賊復攻巴陵水步十處鳴鼓吹脣肉薄斫上城上放木擲火爨礮石殺傷甚多午後賊退乃更起長柵繞城大列舸艦以樓船攻水城西南角又遣人渡洲岸引牯柯推蝦蟇車填壘引障車臨城二日方止賊又於艦上豎木桔槔聚茅置火以燒水柵風勢不利自焚而退既頻戰挫衄賊帥任約又爲陸法和所擒景乃燒營夜遁旋軍夏首世祖策勳行賞以僧辯爲征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封長寧縣公於是世祖命僧辯卽率巴陵諸軍沿流討景師

次郢城步攻魯山魯山城主支化仁景之騎將也率其黨力戰衆軍大破之化仁乃降僧辯仍督諸軍渡兵攻郢卽入羅城宋子仙蟻聚金城拒守攻之未剋子仙使其黨時靈護率衆三千開門出戰僧辯又大破之生擒靈護斬首千級子仙衆退據倉門帶江阻險衆軍攻之頻戰不剋景旣聞魯山已沒郢鎮復失羅城乃率餘衆倍道歸建業子仙等困蹙計無所之乞輸郢城身還就景僧辯僞許之命給船百艘以老其意子仙謂爲信然浮舟將發僧辯命杜龕率精勇千人攀堞而上同時鼓譟掩至倉門水軍主宋遙率樓船暗江四面雲合子仙行戰行走至于白楊浦乃大破之生擒子仙送江陵卽率諸軍進師九水賊僞儀同范希榮盧暉略尙據溢城及僧辯軍至希榮等因挾江州刺史臨城公棄城奔走世祖加僧辯侍中尙書令征東大將軍給鼓吹一部仍令僧辯且頓江州須衆軍齊集得時更進頃之世祖命江州衆軍悉同大舉僧辯乃表皇帝凶問告于江陵仍率大將百餘人連名勸世祖卽位將欲進軍又重奉表雖未見從並蒙優答事見本紀僧辯於是發自江州直指建業乃先命南充州刺史侯

瑱率銳卒輕舸襲南陵鵲頭等戍至卽剋之先是陳霸先率衆五萬出自南江  
前軍五千行至湓口霸先倜儻多謀策名蓋僧辯僧畏之旣至湓口與僧辯  
會于白茅洲登壇盟誓霸先爲其文曰賊臣侯景凶羯小胡逆天無狀構造姦  
惡違背我恩義破掠我國家毒害我生民移毀我社廟我高祖武帝靈聖聰  
明光宅天下劬勞兆庶亭育萬民如我考妣五十所載哀景以窮見歸全景將  
戮之首置景要害之地崇景非次之榮我高祖於景何薄我百姓於景何怨而  
景長戟疆弩陵蹙朝廷鋸牙郊甸殘食含靈剝肝斫趾不慼其快曝骨焚屍不  
謂爲酷高祖非食卑宮春秋九十屈志凝威憤終賊手大行皇帝溫嚴恭默不  
守鴻名於景何有復加忍毒皇枝纏抱已上總功以還窮刀極俎旣屠且鱠豈  
有率土之濱謂爲王臣食人之禾飲人之水忍聞此痛而不悼心況臣僧辯臣  
霸先等荷稱國藩湘東王臣繹泣血銜哀之寄摩頂至足之恩世受先朝之德  
身當將帥之任而不能瀝膽抽腸共誅姦逆雪天地之痛報君父之仇則不可  
以稟靈含識戴天履地今日相國至孝玄感靈武斯發已破賊徒獲其元帥止



餘景身尙在京邑臣僧辯與臣霸先協和將帥同心共契必誅凶豎尊奉相國  
嗣膺鴻業以主郊祭前途若有一功獲一賞臣僧辯等不推己讓物先身帥衆  
則天地宗廟百神之靈共誅共責臣僧辯臣霸先同心共事不相欺負若有違  
戾明神殛之於是升壇歃血共讀盟文皆淚下霑襟辭色慷慨及王師次于南  
洲賊帥侯子鑿等率步騎萬餘人於岸挑戰又以鷓鴣千艘並載土兩邊悉入  
十棹棹手皆越人去來趣襲捷過風電僧辯乃麾細船皆令退縮悉使大艦夾  
泊兩岸賊謂水軍欲退爭出趨之衆軍乃棹大艦截其歸路鼓譟大呼合戰中  
江賊悉赴水僧辯卽督諸軍沿流而下進軍于石頭之斗城作連營以逼賊賊  
乃橫嶺上築五城拒守侯景自出與王師大戰於石頭城北霸先謂僧辯曰醜  
虜遊魂貫盈已稔逋誅送死欲爲一決我衆賊寡宜分其勢卽遣彊弩二千張  
攻賊西面兩城仍使結陣以當賊僧辯在後麾軍而進復大破之盧暉略聞景  
戰敗以石頭城降僧辯引軍入據之景之退也北走朱方於是景散兵走告僧  
辯僧辯令衆將入據臺城其夜軍人採樛失火燒太極殿及東西堂等時軍人

鹵掠京邑剝剔士庶民爲其執縛者袒衣不免盡驅逼居民以求購贖自石頭至于東城緣淮號叫之聲震響京邑於是百姓失望僧辯命侯瑱裴之橫率精甲五千東入討景僧辯收賊黨王偉等二十餘人送于江陵僞行臺趙伯超自吳松江降於侯瑒瑒時送至僧辯僧辯謂伯超曰趙公卿荷國重恩遂復同逆今日之事將欲何如因命送江陵伯超既出僧辯顧坐客曰朝廷昔唯知有趙伯超耳豈識王僧辯社稷既傾爲我所復人之興廢亦復何常賓客皆前稱歎功德僧辯瞿然乃謬答曰此乃聖上之威德羣帥之用命老夫雖濫居戎首何力之有焉於是逆寇悉平京都剋定世祖卽帝位以僧辯功進授鎮衛將軍司徒加班劍二十人改封永寧郡公食邑五千戶侍中尙書令鼓吹並如故是後湘州賊陸納等攻破衡州刺史丁道貴於淥口盡收其軍實李洪雅又自零陵率衆出空靈灘稱助討納朝廷未達其心深以爲慮乃遣中書舍人羅重歡徵僧辯上就驃騎將軍宜豐侯循南征僧辯因督杜弼等衆軍發于建業師次巴陵詔僧辯爲都督東上諸軍事霸先爲都督西上諸軍事先時霸先讓都督於

僧辯僧辯不受故世祖分爲東西都督而俱南討焉時納等下據車輪夾岸爲城前斷水勢士卒驍猛皆百戰之餘僧辯憚之不與輕進於是稍作連城以逼賊賊見不敢交鋒並懷懈怠僧辯因其無備命諸軍水步攻之親執旗鼓以誡進止於是諸軍競出大戰於車輪與驃騎循并力苦攻陷其二城賊大敗步走歸保長沙驅逼居民入城拒守僧辯追躡乃命築壘圍之悉令諸軍廣建圍柵僧辯出坐壘上而自臨視賊望識僧辯知不設備賊黨吳藏李賢明等乃率銳卒千人開門掩出蒙楯直進逕趨僧辯時杜翦杜龕並侍左右帶甲衛者止百餘人因下遣人與賊交戰李賢明乘鎧馬從者十騎大呼衝突僧辯尙據胡牀不爲之動於是指揮勇敢遂獲賢明因卽斬之賊乃退歸城內初陸納阻兵內逆以王琳爲辭云朝廷若殺王琳納等自當降伏時衆軍並進未之許也而武陵王擁衆上流內外駭懼世祖乃遣琳和解之至是湘州平僧辯旋于江陵因被詔會衆軍西討督舟師二萬輿駕出天居寺餞行俄而武陵敗績僧辯自枝江班師于江陵旋鎮建業是月居少時復回江陵齊主高洋遣郭元建率衆二

萬大列舟艦於合肥將謀襲建業又遣其大將邢景遠步六汗薩東方老等率衆繼之時陳霸先鎮建康既聞此事馳報江陵世祖卽詔僧辯次于姑孰卽留鎮焉先命豫州刺史侯瑱率精甲三千人築壘於東關以拒北寇徵吳郡太守張彪吳興太守裴之橫會瑱於關因與北軍戰大敗之僧辯率衆軍振旅于建業承聖三年二月甲辰詔曰贊俊遂賢稱于秦典自上安下聞之漢制所以仰協台曜俯佐弘圖使持節侍中司徒尙書令都督揚南徐東揚三州諸軍事鎮衛將軍揚州刺史永寧郡開國公僧辯器宇凝深風格詳遠行爲士則言表身文學貫九流武該七略頃歲征討自西徂東師不疲勞民無怨讟王業艱難實兼夷險宜其燮此中台膺茲上將寄之經野匡我朝猷加太尉車騎大將軍餘悉如故頃之丁母太夫人憂世祖遣侍中謁者監護喪事策謚曰貞敬太夫人夫人姓魏氏神念以天監初董率徒衆據東關退保合肥灤湖西因娶以爲室生僧辯性甚安和善於綏接家門內外莫不懷之初僧辯下獄夫人流淚徒行將入謝罪世祖不與相見時貞惠世子有寵於世祖軍國大事多關領焉夫人

詣閣自陳無訓涕泗嗚咽衆並憐之及僧辯免出夫人深相責勵辭色俱嚴云  
人之事君惟須忠烈非但保祐當世亦乃慶流子孫及僧辯剋復舊京功蓋天  
下夫人恆自謙損不以富貴驕物朝野咸共稱之謂爲明哲婦人也及旣薨殞  
甚見愍悼且以僧辯勳業隆重故喪禮加焉靈柩將歸建康又遣謁者至舟渚  
弔祭命尙書左僕射王褒爲其文曰維爾世基武子族懋陽元金相比映玉德  
齊溫旣稱女則兼循婦言書圖鏡覽辭章討論教貽俎豆訓及平原楚發將兵  
孟軻成德盡忠資敬自家刑國顯允其儀惟民之則反命師旅旣修我戎補茲  
袞職奄有龜蒙母由子貴亶爾斯崇嘉命允集寵章所隆居高能降處貴思沖  
慶資善始榮兼令終崦嵫旣夕蒹葭早秋奔駟難返衝濤詎留背龍門而西顧  
過夏首而東浮越三宮之遐岳經三江之派流鬱鬱增嶺浮雲蔽虧滔滔江漢  
逝者如斯銘旌故旒宇毀遺碑卽虛舟而設奠想徂魂之有知嗚呼哀哉其年  
十月西魏相宇文黑泰遣兵及岳陽王衆合五萬將襲江陵世祖遣主書李膺  
徵僧辯於建業爲大都督荊州刺史別敕僧辯云黑泰背盟忽便舉斧國家猛

將多在下流荆陝之衆悉非勁勇公宜率貔虎星言就路傍道兼行赴倒懸也  
僧辯因命豫州刺史侯瑱等爲前軍兗州刺史杜僧明等爲後軍處分旣畢乃  
謂膺云泰兵驍猛難與爭銳衆軍若集吾便直指漢江截其後路凡千里饋糧  
尙有飢色況賊越數千里者乎此孫臏剋龐涓時也俄而京城陷沒宮車晏駕  
及敬帝初卽梁主位僧辯預樹立之功承制進驃騎大將軍中書監都督中外  
諸軍事錄尙書與陳霸先參謀討伐時齊主高洋又欲納貞陽侯淵明以爲梁  
嗣因與僧辯書曰梁國不造禍難相仍侯景傾蕩建業武陵彎弓巴漢卿志格  
玄穹精貫白日戮力齊心芟夷逆醜凡在有情莫不嗟尙況我隣國緝事言前  
而西寇承間復相掩襲梁主不能固守江陵殞身宗祏王師未及便已降敗士  
民小大皆畢寇虜乃睠南顧憤歎盈懷卿臣子之情念當鯁裂如聞權立枝子  
號令江陵年甫十餘極爲冲藐梁豐未已負荷諒難祭則衛君政由甯氏幹弱  
枝彊終古所忌朕以天下爲家大道濟物以梁國淪滅有懷舊好存亡拯墜義  
在今辰扶危嗣事非長伊德彼貞陽侯梁武猶子長沙之胤以年以望堪保金

陵故置爲梁主納於彼國便詔上黨王渙總攝羣將扶送江表雷動風馳助掃  
寃逆清河王岳前救荊城軍度安陸旣不相及憤惋良深恐及西寇乘流復躡  
江左今轉次漢口與陸居士相會卿宜協我良規厲彼羣帥部分舟艦迎接今  
王鳩勒勁勇并心一力西羌烏合本非勅寇直是湘東怯弱致此淪胥今者之  
師何往不剋善建良圖副朕所望也貞陽承齊遣送將屆壽陽貞陽前後頻與  
僧辯書論還國繼統之意僧辯不納及貞陽高渙至于東關散騎常侍裴之橫  
率衆拒戰敗績僧辯因遂謀納貞陽仍定君臣之禮啓曰自秦兵寇陝臣便營  
赴援纔及下船荊城陷沒卽遣劉周入國具表丹誠左右勳豪初並同契周旣  
多時不還人情疑阻比冊降中使復遣諸處詢謀物論參差未甚決定始得侯  
瑱信示西寇權景宣書令以真跡上呈觀視將帥恣欲同泰若一朝仰違大國  
臣不辭灰粉悲梁祚永絕中興伏願陛下便事濟江仰藉皇齊之威憑陛下至  
聖之略樹君以長雪報可期社稷再輝死且非忝請押別使曹冲馳表齊都續  
啓事以聞伏遲拜奉在促貞陽答曰姜勗至枉示具公忠義之懷家國喪亂于

今積年三后蒙塵四海騰沸天命元輔匡救本朝弘濟艱難建武宗祚至於丘  
園板築尙想來儀公室皇枝豈不虛遲聞孤還國理會高懷但近再命行人或  
不宣具公既詢謀卿士訪逮藩維沿沂往來理淹旬月使乎屆止殊副所期便  
是再立我蕭宗重興我梁國億兆黎庶咸蒙此恩社稷宗祧曾不相愧近軍次  
東關頻遣信裴之橫處示其可否答對驕凶殊駭聞矚上黨王陳兵見衛欲敘  
安危無識之徒忽然逆戰前旌未舉卽自披猖驚悼之情彌以傷惻上黨王深  
自矜嗟不傳首級更蒙封樹飾棺厚殯務從優禮齊朝大德信感神民方仰藉  
皇威敬憑元宰討逆賊於咸陽誅叛子於雲夢同心叶力克定邦家覽所示權  
景宣書上流諸將本有忠略棄親向讎庶當不爾防奸定亂終在於公今且頓  
東關更待來信未知水陸何處見迎夫建國立君布在方策入盟出質有自來  
矣若公之忠節上感蒼旻羣帥同謀必匪攜貳則齊師反旆義不陵江如致爽  
言誓以無克鞞旗側席遲復行人曹冲奉表齊都卽押送也渭橋之下惟遲敘  
言汜水之陽預有號懼僧辯又重啓曰員外常侍姜暲還奉敕伏具動止大齊



仁義之風曲被隣國卹災救難申此大猷皇家枝戚莫不榮荷江東冠冕俱知  
憑賴今歆不忘信信實由衷謹遣臣第七息顯顯所生劉并弟子世珍往彼充  
質仍遣左民尙書周弘正至歷陽奉迎臚舳浮江俟一龍之渡清宮丹陛候六  
傳之入萬國傾心同榮晉文之反三善克宣方流宋昌之議國祚旣隆社稷有  
奉則羣臣竭節報厚施于大齊戮力展愚效忠誠於陛下今遣吏部尙書王通  
奉啓以聞僧辯因求以敬帝爲皇太子貞陽又答曰王尙書通至復枉示知欲  
遣賢弟世珍以表誠質具悉憂國之懷復以庭中玉樹掌內明珠無累胸懷志  
在匡救豈非劬勞我社稷弘濟我邦家慚歎之懷用忘興寢晉安王東京貽厥  
之重西都繼體之賢嗣守皇家寧非民望但世道喪亂宜立長君以其蒙孽難  
可承業成昭之德自古希儔沖質之危何代無此孤身當否運志不圖生忽荷  
不世之恩仍致非常之舉自惟虛薄兢懼已深若建承華本歸皇胄心口相誓  
惟擬晉安如或虛言神明所殛覽今所示深遂本懷戢慰之情無寄言象但公  
憂勞之重旣稟齊恩忠義之情復及梁貳華夷兆庶豈不懷風宗廟明靈豈不

相感正爾迴旆仍向歷陽所期質累便望來彼衆軍不渡已著盟書斯則大齊聖主之恩規上黨英王之然諾得原失信終不爲也惟遲相見使在不賒鄉國非遙觸目號咽僧辯使送質于鄴貞陽求渡衛士三千僧辯慮其爲變止受散卒千人而已并遣龍舟法駕往迎貞陽濟江之日僧辯擁楫中流不敢就岸後乃同會于江寧浦貞陽旣踐僞位仍授僧辯大司馬領太子太傅揚州牧餘悉如故陳霸先時爲司空南徐州刺史惡其讎覆與諸將議因自京口舉兵十萬水陸俱至襲于建康於是水軍到僧辯常處于石頭城是日正視事軍人已踰城北而入南門又馳白有兵來僧辯與其子顓遽走出閣左右心腹尙數十人衆軍悉至僧辯計無所出乃據南門樓乞命拜請霸先因命縱火焚之方共顓下就執霸先曰我有何辜公欲與齊師賜討又曰何意全無防備僧辯曰委公北門何謂無備爾夜斬之長子顓承聖初歷官至侍中初僧辯平建業遣霸先守京口都無備防顓屢以爲言僧辯不聽竟及於禍西魏寇江陵世祖遣顓督城內諸軍事荆城陷顓隨王琳入齊爲竟陵郡守齊遣琳鎮壽春將圖江左及

陳平淮南執琳殺之顛聞琳死乃出郡城南登高冢上號哭一慟而絕顛弟頌  
少有志節恆隨從世祖及荊城陷覆沒于西魏

史臣曰自侯景寇逆世祖據有上游以全楚之兵委僧辯將率之任及剋平禍  
亂功亦著焉在乎策勳當上台之賞敬帝以高祖貽厥之重世祖繼體之尊洎  
渚宮淪覆理膺寶祚僧辯位當將相義存伊霍乃受脅齊師傍立支庶苟欲行  
夫忠義何忠義之遠矣樹國之道既虧謀身之計不足自致殲滅悲夫

梁書卷四十五

珍做宋版印

梁書卷四十五考證

王僧辯傳肉薄苦攻○肉南史作內訛

民爲其執縛者相衣不免○相監本作袒南史同今改正

梁書卷四十五考證

五律 登樓望遠  
登樓望遠思悠悠，  
目盡天涯水自流。  
遠上寒山入蒼翠，  
山色有无中。  
橫看成嶺側成峰，  
遠上寒山入蒼翠，  
山色有无中。

五律 登樓望遠

梁書卷四十六

唐 散 騎 常 侍 姚 思 廉 撰

列傳第四十

胡僧祐

徐文盛

杜

勣

兄岸 弟幼安 兄子龜

陰子春

胡僧祐字願果南陽冠軍人少勇決有武幹仕魏至銀青光祿大夫以大通二年歸國頻上封事高祖器之拜假節超武將軍文德主帥使戍項城城陷復沒于魏中大通元年陳慶之送魏北海王元顥入洛陽僧祐又得還國除南天水天門二郡太守有善政性好讀書不解緝綴然每在公宴必彊賦詩文辭鄙俚多被譏謔僧祐怡然自若謂己實工矜伐愈甚晚事世祖為鎮西錄事參軍侯景亂西沮蠻反世祖令僧祐討之使盡誅其渠帥僧祐諫忤旨下獄大寶二年侯景寇京陝圍王僧辯於巴陵世祖乃引僧祐於獄拜為假節武猛將軍封新市縣侯令赴援僧祐將發謂其子曰汝可開兩門一門擬朱一門擬白吉則由朱門凶則由白門吾不捷不歸也世祖聞而壯之至楊浦景遣其將任約率銳

卒五千據白塔遙以待之僧祐由別路西上約謂畏己而退急追之及於南安  
芋口呼僧祐曰吳兒何爲不早降走何處去僧祐不與之言潛引却至赤砂亭  
會陸法和至乃與并軍擊約大破之擒約送于江陵侯景聞之遂遁世祖以僧  
祐爲侍中領軍將軍徵還荊州承聖二年進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餘悉  
如故西魏寇至以僧祐爲都督城東諸軍事魏軍四面起攻百道齊舉僧祐親  
當矢石晝夜督戰獎勵將士明於賞罰衆皆感之咸爲致死所向摧殄賊莫敢  
前俄而中流矢卒時年六十三世祖聞之馳往臨哭於是內外惶駭城遂陷  
徐文盛字道茂彭城人也世仕魏爲將父慶之天監初率千餘人自北歸款未  
至道卒文盛仍統其衆稍立功績高祖甚優寵之大同末以爲持節督寧州刺  
史先是州在僻遠所管羣蠻不識教義貪欲財賄劫篡相尋前後刺史莫能制  
文盛推心撫慰示以威德夷獠感之風俗遂改太清二年聞國難乃召募得數  
萬人來赴世祖嘉之以爲持節散騎常侍左衛將軍督梁南秦沙東益巴北巴  
六州諸軍事仁威將軍秦州刺史授以東討之略於是文盛督衆軍東下至武



昌遇侯景將任約遂與相持久之世祖又命護軍將軍尹悅平東將軍杜幼安  
巴州刺史王珣等會之並授文盛節度擊任約於貝磯約大敗退保西陽文盛  
進據蘆洲又與相持侯景聞之乃率大衆西上援約至西陽文盛不敢戰諸將  
咸曰景水軍輕進又甚飢疲可因此擊之必大捷文盛不許文盛妻石氏先在  
建業至是景載以還之文盛深德景遂密通信使都無戰心衆咸憤怒杜幼安  
宋遙等乃率所領獨進與景戰大破之獲其舟艦以歸會景密遣騎從間道襲  
陷郢州軍中恟懼遂大潰文盛奔還荊州世祖仍以爲城北面都督又聚賊汚  
甚多世祖大怒下令責之數其十罪除其官爵文盛旣失兵權私懷怨望世祖  
聞之乃以下獄時任約被擒與文盛同禁文盛謂約曰汝何不早降令我至此  
約曰門外不見卿馬跡使我何遽得降文盛無以答遂死獄中

杜崱京兆杜陵人也其先自北歸南居於雍州之襄陽子孫因家焉祖靈啓齊  
給事中父懷寶少有志節常邀際會高祖義師東下隨南平王偉留鎮襄陽天  
監中稍立功績官至驍猛將軍梁州刺史大同初魏梁州刺史元羅舉州內附

懷寶復進督華州值秦州所部武興氏王楊紹反懷寶擊破之五年卒於鎮  
卽懷寶第七子也幼有志氣居鄉里以膽勇稱釋褐廬江驃騎府中兵參軍世  
祖臨荊州仍參幕府後爲新興太守太清二年隨岳陽王來襲荊州世祖以與  
之有舊密邀之薊乃與兄弟幼安兄子龕等夜歸于世祖世祖以爲持節信  
威將軍武州刺史俄遷宣毅將軍領鎮蠻護軍武陵內史枝江縣侯邑千戶令  
隨王僧辯東討侯景至巴陵會景來攻數十日不剋而遁加侍中左衛將軍進  
爵爲公增邑五百戶仍隨僧辯追景至石頭與賊相持橫嶺及戰景親率精銳  
左右衝突薊從嶺後橫截之景乃大敗東奔晉陵薊入據城景平加散騎常侍  
持節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增邑千戶是月齊將郭元建攻秦州刺史嚴超  
遠於秦郡王僧辯令薊赴援陳霸先亦自歐陽來會與元建大戰於士林霸先  
令彊弩射元建衆却薊因縱兵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生擒千餘人元建收餘  
衆而遁時世祖執王琳於江陵其長史陸納等遂於長沙反世祖徵薊與王僧  
辯討之承聖二年及納等戰於車輪大敗陷其二壘納等走保長沙薊等圍之

後納等降勦又與王僧辯西討武陵王於破口至卽破平之於是旋鎮遘疾卒  
詔曰勦京兆舊姓元凱苗裔家傳學業世載忠貞自驅傳江渚政號廉能推轂  
淺源實聞清靜奄致殞喪惻愴于懷可贈車騎將軍加鼓吹一部諡曰武勦兄  
第九人兄嵩岑挺岌嶷獻岸及弟幼安並知名當世

岸字公衡少有武幹好從橫之術太清中與勦同歸世祖世祖以爲持節平北  
將軍北梁州刺史封江陵縣侯邑一千戶岸因請襲襄陽世祖許之岸乃晝夜  
兼行先往攻其城不剋岳陽至遂走依其兄獻於南陽獻時爲南陽太守岳陽  
尋遣攻陷其城岸及獻俱遇害

幼安性至孝寬厚雄勇過人太清中與兄勦同歸世祖世祖以爲雲麾將軍西  
荊州刺史封華容縣侯邑一千戶令與平南將軍王僧辯討河東王譽於長沙  
平之又命率精甲一萬助左衛將軍徐文盛東討侯景至貝磯遇景將任約來  
逆遂與戰大敗之斬其儀同叱羅子通湘州刺史趙威方等傳首江陵乃進軍  
大舉因與景相持別攻武昌拔之景渡蘆洲上流以壓文盛等幼安與衆軍攻

之景大敗盡獲其舟艦會景密遣襲陷郢州執刺史方諸等以歸人情大駭徐文盛由漢口遁歸衆軍大敗幼安遂降于景景殺之以其多反覆故也

龔崩第二兄岑之子少驍勇善用兵亦太清中與諸父同歸世祖世祖以爲持節忠武將軍鄭州刺史廬縣侯邑一千戶與叔幼安俱隨王僧辯討河東王平之又隨僧辯下繼徐文盛軍至巴陵聞侯景襲陷郢州西上將至乃與僧辯等守巴陵以待之景至圍之數旬不剋而遁遷太府卿安北將軍督定州諸軍事定州刺史加通直散騎常侍增邑五百戶仍隨僧辯追景至江夏圍其城景將宋子仙棄城遁龔追至楊浦生擒之大寶三年衆軍至姑孰景將侯子鑒逆戰龔與陳霸先王琳等率精銳擊之大敗子鑒遂至于石頭景親率其黨會戰龔與衆軍奮擊大破景景遂東奔論功爲最授平東將軍東揚州刺史益封一千戶承聖二年又與王僧辯討陸納等於長沙降之又征武陵王於西陵亦平之後江陵陷齊納貞陽侯以紹梁嗣以龔爲震州刺史吳興太守又除鎮南將軍都督南豫州諸軍事南豫州刺史溧陽縣侯給鼓吹一部又加散騎常侍鎮東

大將軍會陳霸先襲陷京師執王僧辯殺之龔僧辯之壻也爲吳興太守以霸先旣非貴素兵又猥雜在軍府日都不以霸先經心及爲本郡每以法繩其宗門無所縱捨霸先銜之切齒及僧辯敗龔乃據吳興以距之遣軍副杜泰攻陳舊於長城反爲舊所敗霸先乃遣將周文育討龔龔令從弟北叟出距又爲文育所破走義興霸先親率衆圍之會齊將柳達摩等襲京師霸先恐遂還與齊人連和龔聞齊兵還乃降遂遇害

陰子春字幼文武威姑臧人也晉義熙末曾祖襲隨宋高祖南遷至南平因家焉父智伯與高祖隣居少相友善嘗入高祖臥內見有異光成五色因握高祖手曰公後必大貴非人臣也天下方亂安蒼生者其在君乎高祖曰幸勿多言於是情好轉密高祖每有求索如外府焉及高祖踐阼官至梁秦二州刺史子春天監初起家宣惠將軍西陽太守普通中累遷至明威將軍南梁州刺史又遷信威將軍都督梁秦華三州諸軍事梁秦二州刺史太清二年討峽中叛蠻平之徵爲左衛將軍又遷侍中屬侯景亂世祖令子春隨領軍將軍王僧辯攻

珍做宋版印

邵陵王於郢州平之又與左衛將軍徐文盛東討侯景至貝磯與景遇子春力戰恆冠諸軍頻敗景值郢州陷沒軍遂退敗大寶二年卒於江陵孫顯少知名釋褐奉朝請歷尚書金部郎後入周撰瓊林二十卷

史臣曰胡僧祐勇幹有聞舉旗破敵者數矣及捐軀徇節殞身王事雖古之忠烈何以加焉徐文盛始立功績不能終其成名為不義也杜崱識機變之理知向背之宜加以身屢典軍頻殄寇逆勳庸顯著卒為中興功臣義哉

梁書卷四十六

梁書卷四十六考證

胡僧祐傳姓好讀書不解緝綴○不解南史作愛

杜顛傳齊將郭元建攻秦州刺史嚴超遠於秦郡○遠南史作遠

兄嵩岑崑崙巖巖岸及弟幼安○南史作兄嵩岑崑崙巖巖岸及弟崑幼安與此  
小異

梁書卷四十六考證





梁書卷四十七

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列傳第四十一

孝行

滕曇恭

徐普濟宛陵女子

沈崇儔

荀匠

庾黔婁

吉盼

甄恬

韓懷明

劉曇淨

何炯

庾沙彌

江紆

劉霽

褚儵

謝藺

經云夫孝德之本也此生民之為大有國之所先歟高祖創業開基飭躬化俗澆弊之風以革孝治之術斯著每發絲綸遠加旌表而淳和比屋罕要詭俗之譽潛晦成風俯列踰羣之迹彰於視聽蓋無幾焉今採綴以備遺逸云爾

滕曇恭豫章南昌人也年五歲母楊氏患熱思食寒瓜土俗所不產曇恭歷訪不能得銜悲哀切俄值一桑門問其故曇恭具以告桑門曰我有兩瓜分一相遺曇恭拜謝因捧瓜還以薦其母舉室驚異尋訪桑門莫知所在及父母卒曇

恭水漿不入口者旬日感慟嘔血絕而復蘇隆冬不著蠶絮蔬食終身每至忌日思慕不自堪晝夜哀慟其門外有冬生樹二株時忽有神光自樹而起俄見佛像及夾侍之儀容光顯著自門而入曇恭家人大小咸共禮拜久之乃滅遠近道俗咸傳之太守王僧度引曇恭爲功曹固辭不就王儉時隨僧度在郡號爲滕曾子天監元年陸璉奉使巡行風俗表言其狀曇恭有子三人皆有行業時有徐普濟者長沙臨湘人居喪未及葬而隣家火起延及其舍普濟號慟伏棺上以身蔽火隣人往救之焚炙已悶絕累日方蘇宣城宛陵有女子與母同床寢母爲猛虎所搏女號叫拏虎虎毛盡落行十數里虎乃棄之女抱母還猶有氣經時乃絕太守蕭琛賻焉表言其狀有詔旌其門閭

沈崇僚字思整吳興武康人也父懷明宋兗州刺史崇僚六歲丁父憂哭踊過禮及長備書以養母焉齊建武初起家爲奉朝請永元末遷司徒行參軍天監初爲前軍都陽王參軍事三年太守柳惲辟爲主簿崇僚從惲到郡還迎其母母卒崇僚以不及侍疾將欲致死水漿不入口晝夜號哭旬日殆將絕氣兄弟

謂之曰殯葬未申遽自毀滅非全孝之道也崇儻之瘞所不避雨雪倚墳哀慟每夜恆有猛獸來望之有聲狀如歎息者家貧無以遷窆乃行乞經年始獲葬焉旣而廬于墓側自以初行喪禮不備復以葬後更治服三年久食麥屑不噉鹽酢坐臥於單薦因虛腫不能起郡縣舉其至孝高祖聞卽遣中書舍人慰勉之乃下詔曰前軍沈崇儻少有志行居喪踰禮齋制不終未得大葬自以行乞淹年哀典多闕方欲以永慕之晨更爲再暮之始雖卽情可矜禮有明斷可便令除釋擢補太子洗馬旌彼門閭敦茲風教崇儻奉詔釋服而涕泣如居喪固辭不受官苦自陳讓經年乃得爲永寧令自以祿不及養怛恨愈甚哀思不自堪至縣卒時年三十九

荀匠字文師潁陰人晉太保勛九世孫也祖瓊年十五復父仇於成都市以孝聞宋元嘉末渡淮赴武陵王義爲元凶追兵所殺贈員外散騎侍郎父法超齊中興末爲安復令卒於官凶問至匠號慟氣絕身體皆冷至夜乃蘇旣而奔喪每宿江渚商旅皆不忍聞其哭聲服未闋兄斐起家爲鬱林太守征俚賊爲流

矢所中死於陣喪還匠迎于豫章望舟投水傍人赴救僅而得全既至家貧不得時葬居父憂并兄服歷四年不出廬戶自括髮後不復櫛沐髮皆禿落哭無時聲盡則係之以泣目皆皆爛形體枯頽皮骨裁連雖家人不復識郡縣以狀言高祖詔遣中書舍人爲其除服擢爲豫章王國左常侍匠雖卽吉毀頽逾甚外祖孫謙誠之曰主上以孝治天下汝行過古人故發明詔擢汝此職非唯君父之命難拒故亦揚名後世所顯豈獨汝身哉匠於是乃拜竟以毀卒於家時年二十一

庾黔婁字子貞新野人也父易司徒主簿徵不至有高名黔婁少好學多講誦孝經未嘗失色於人南陽高士劉虬宗測並歎異之起家本州主簿遷平西行參軍出爲編令治有異績先是縣境多虎暴黔婁至虎皆渡往臨沮界當時以爲仁化所感齊永元初除孱陵令到縣未旬易在家遘疾黔婁忽然心驚舉身流汗卽日棄官歸家家人悉驚其忽至時易疾始二日醫云欲知差劇但嘗糞甜苦易泄痢黔婁輒取嘗之味轉甜滑心逾憂苦至夕每稽顙北辰求以身代

俄聞空中有聲曰徵君壽命盡不復可延汝誠禱既至止得申至月末及晦而易亡黔婁居喪過禮廬于冢側和帝卽位將起之鎮軍蕭穎胄手書敦譬黔婁固辭服闋除西臺尙書儀曹郎梁臺建鄧元起爲益州刺史表黔婁爲府長史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及成都平城中珍寶山積元起悉分與僚佐惟黔婁一無所取元起惡其異衆厲聲曰長史何獨爾爲黔婁示不違之請書數篋尋除蜀郡太守在職清素百姓便之元起死于蜀部曲皆散黔婁身營殯殮攜持喪柩歸鄉里還爲尙書金部郎遷中軍表記室參軍東宮建以本官侍皇太子讀甚見知重詔與太子中庶子殷鈞中舍人到洽國子博士明山賓等遞日爲太子講五經義遷散騎侍郎荊州大中正卒時年四十六

吉玪字彥霄馮翊蓮勺人也世居襄陽玪幼有孝性年十一遭所生母憂水漿不入口殆將滅性親黨異之天監初父爲吳興原鄉令爲姦吏所誣逮詣廷尉玪年十五號泣衢路祈請公卿行人見者皆爲隕涕其父理雖清白恥爲吏訊乃虛自引咎罪當大辟玪乃搥登聞鼓乞代父命高祖異之敕廷尉卿蔡法度

曰吉拏請死贖父義誠可嘉但其幼童未必自能造意卿可嚴加脅誘取其款實法度受敕還寺盛陳徽纒備列官司厲色問拏曰爾求代父死敕已相許便應伏法然刀鋸至劇審能死不且爾童孺志不及此必爲人所教姓名是誰可具列答若有悔異亦相聽許拏對曰囚雖蒙弱豈不知死可畏憚顧諸弟稚藐唯囚爲長不忍見父極刑自延視息所以內斷胷臆上千萬乘今欲殉身不測委骨泉壤此非細故奈何受人教邪明詔聽代不異登仙豈有回貳法度知拏至心有在不可屈撓乃更和顏誘語之曰主上知尊侯無罪行當釋亮觀君神儀明秀足稱佳童今若轉辭幸父子同濟奚以此妙年苦求湯鑊拏對曰凡覬緇螻蟻尙惜其生况在人斯豈願齋粉但囚父挂深劾必正刑書故思殞仆冀延父命今瞑目引領以聽大戮情殫意極無言復對拏初見囚獄掾依法備加桎梏法度矜之命脫其二械更令著一小者拏弗聽曰拏求代父死死罪之囚唯宜增益豈可減乎竟不脫械法度具以奏聞高祖乃宥其父丹陽尹王志求其在廷尉故事并請鄉居欲於歲首舉充純孝之選拏曰異哉王尹何量拏之

薄乎夫父辱子死斯道固然若拏有靦面目當其此舉則是因父買名一何甚  
辱拒之而止年十七應辟爲本州主簿出監萬年縣攝官朞月風化大行自雍  
還至鄧湘州刺史柳悅復召爲主簿後鄉人裴儉丹陽尹丞臧盾揚州中正張  
仄連名薦拏以爲孝行純至明通易老敕付太常旌舉初拏以父陷罪因成悻  
疾後因發而卒

甄恬字彥約中山無極人也世居江陵祖欽之長寧令父標之州從事恬數歲  
喪父哀感有若成人家人矜其小以肉汁和飯飼之恬不肯食年八歲問其母  
恨生不識父遂悲泣累日忽若有見言其形貌則其父也時以爲孝感家貧養  
母常得珍羞及居喪廬於墓側恆有烏玄黃雜色集於廬樹恬哭則鳴哭止則  
止又有白雀栖宿其廬州將始興王憺表其行狀詔曰朕虛己欽賢寤寐盈想  
詔彼羣岳務盡搜揚恬旣孝行殊異聲著邦壤敦風厲俗弘益茲多牧守騰聞  
義同親覽可旌表室閭加以爵位恬官至安南行參軍

韓懷明上黨人也客居荊州年十歲母患屍疰每發輒危殆懷明夜於星下稽

梁

書

卷四十七

列傳

四中華書局聚

穎祈禱時寒甚切勿聞香氣空中有人語曰童子母須臾永差無勞自苦未曉而母豁然平復鄉里異之十五喪父幾至滅性負土成墳贈助無所受免喪與鄉人郭鑿俱師事南陽劉虬虬嘗一日廢講獨居涕泣懷明竊問其故虬家人荅云是外祖亡日時虬母亦亡矣懷明聞之卽日罷學還家就養虬歎曰韓生無虞丘之恨矣家貧常肆力以供甘脆嬉怡膝下朝夕不離母側母年九十一以壽終懷明水漿不入口一旬號哭不絕聲有雙白鳩巢其廬上字乳馴狎若家禽焉服釋乃去旣除喪蔬食終身衣衾無改天監初刺史始興王憺表言之州累辟不就卒于家

劉曇淨字元光彭城莒人也祖元真淮南太守居郡得罪父慧鏡歷詣朝士乞哀懇惻甚至遂以孝聞曇淨篤行有父風解褐安成王國左常侍父卒於郡曇淨奔喪不食飲者累日絕而又蘇每哭輒嘔血服闋因毀瘠成疾會有詔士姓各舉四科曇淨叔父慧斐舉以應孝行高祖用爲海寧令曇淨以兄未爲縣因以讓兄乃除安西行參軍父亡後事母尤淳至身營餼粥不以委人母疾衣不



解帶及母亡水漿不入口者殆一旬母喪權瘞藥王寺時天寒曇淨身衣單布廬於瘞所晝夜哭泣不絕聲哀感行路未及暮而卒

何炯字士光廬江灤人也父搏太中大夫炯年十五從兄胤受業一暮並通五經章句炯白皙美容貌從兄求點每稱之曰叔寶神清弘治膚清今觀此子復見衛杜在目炯常慕恬退不樂進仕從叔昌寓謂曰求點皆已高蹈爾無宜復爾且君子出處亦各一途年十九解褐揚州主簿舉秀才累遷王府行參軍尙書兵庫部二曹郎出爲永康令以和理稱還爲仁威南康王限內記室遷治書侍御史以父疾經旬衣不解帶頭不櫛沐信宿之間形貌頓改及父卒號慟不絕聲枕由藉地腰虛脚腫竟以毀卒

庾沙彌頴陰人也晉司空冰六世孫父佩玉輔國長史長沙內史宋昇明中坐沈攸之事誅沙彌時始生年至五歲所生母爲製采衣輒不肯服母問其故流涕對曰家門禍酷用是何爲旣長終身布衣蔬食起家臨川王國左常侍遷中軍田曹行參軍嫡母劉氏寢疾沙彌晨昏侍側衣不解帶或應鍼灸輒以身先

試之及母亡水漿不入口累日終喪不解衰經不出廬戶晝夜號慟隣人不忍聞墓在新林因有旅松百餘株自生墳側族兄都官尙書詠表言其狀應純孝之舉高祖召見嘉之以補歛令還除輕車邵陵王參軍事隨府會稽復丁所生母憂喪還都濟浙江中流遇風舫將覆沒沙彌抱柩號哭俄而風靜蓋孝感所致服闋除信威刑獄參軍兼丹陽郡

缺三字

累遷寧遠錄事參軍轉司馬出爲

長城令卒

江紆字含潔濟陽考城人也父蒨光祿大夫紆幼有孝性年十三父患眼紆侍疾將朞月衣不解帶夜夢一僧云患眼者飲慧眼水必差及覺說之莫能解者紆第三叔祿與草堂寺智者法師善往訪之智者曰無量壽經云慧眼見真能渡彼岸蒨乃因智者啓捨同夏縣界牛屯里舍爲寺乞賜嘉名敕答云純臣孝子往往感應晉世顏含遂見冥中送藥近見智者知卿第二息感夢云飲慧眼水慧眼則是五眼之一號若欲造寺可以慧眼爲名及就創造泄故井井水清冽異於常泉依夢取水洗眼及煮藥稍覺有瘳因此遂差時人謂之孝感南康

王爲南州召爲迎主簿紆性靜好老莊玄言尤善佛義不樂進仕及父卒紆廬于墓終日號慟不絕聲月餘卒

劉霽字士烜平原人也祖乘民宋冀州刺史父聞慰齊工員郎霽年九歲能誦左氏傳宗黨咸異之十四居父憂有至性每哭輒嘔血家貧與弟杳歆相篤勵學旣長博涉多通天監中起家奉朝請稍遷宣惠晉安王府參軍兼限內記室出補西昌相入爲尙書主客侍郎未朞除海鹽令霽前後宰二邑並以和理著稱還爲建康正非所好頃之以疾免尋除建康令不拜母明氏寢疾霽年已五十衣不解帶者七旬誦觀世音經數至萬遍夜因感夢見一僧謂曰夫人算盡君精誠篤至當相爲申延後六十餘日乃亡霽廬于墓哀慟過禮常有雙白鶴馴翔廬側處士阮孝緒致書抑譬霽思慕不已服未終而卒時年五十二著釋俗語八卷文集十卷弟杳在文士傳歆在處士傳

褚脩吳郡錢塘人也父仲都善周易爲當時最天監中歷官五經博士脩少傳父業兼通孝經論語善尺牘頗解文章初爲湘東王國侍郎稍遷輕車湘東府

行參軍並兼國子助教武陵王爲揚州引爲宣惠參軍限內記室修性至孝父喪毀瘠過禮因患冷氣及丁母憂水漿不入口二十三日氣絕復蘇每號慟嘔血遂以毀卒

謝藺字希如陳郡陽夏人也晉太傅安八世孫父經中郎諮議參軍藺五歲每父母未飯乳媪欲令藺先飯藺曰旣不覺飢彊食終不進舅阮孝緒聞之歎曰此兒在家則曾子之流事君則藺生之匹因名之曰藺稍受以經史過目便能諷誦孝緒每曰吾家陽元也及丁父憂晝夜號慟毀瘠骨立母阮氏常自守視譬抑之服闋後吏部尙書蕭子顯表其至行擢爲王府法曹行參軍累遷外兵記室參軍時甘露降士林館藺獻頌高祖嘉之因有詔使製北兗州刺史蕭楷德政碑又奉令製宣城王奉述中庸頌太清元年遷散騎侍郎兼散騎常侍使於魏會侯景舉地入附境上交兵藺母慮不得還感氣卒及藺還入境爾夕夢不祥旦便投劾馳歸旣至號慟嘔血氣絕久之水漿不入口親友慮其不全相對悲慟彊勸以飲粥藺初勉彊受之終不能進經月餘日因夜臨而卒時年三

十八藺所製詩賦碑頌數十篇

史臣曰孔子稱毀不滅性教民無以死傷生也故制喪紀爲之節文高柴仲由伏膺聖教曾參閔損虔恭孝道或水漿不入口泣血終年豈不知創鉅痛深蓼莪慕切所謂先王制禮賢者俯就至如丘吳終於毀滅若劉曇淨何炯江紆謝藺者亦二子之志歟

梁書卷四十七

[Faint vertical text columns,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梁書卷四十七考證

滕曇恭傳太守王僧虔引曇恭爲功曹固辭不就王儉時隨僧虔在郡號爲滕  
曾子○度南史作虔臣人龍按南齊書王儉爲叔父僧虔所養僧虔嘗爲豫  
章內史則南史是也

荀匠傳赴武陵王義爲元凶追兵所殺○義字上南史有舉字

梁書卷四十七考證

卷之四十五

卷之四十五

卷之四十五

卷之四十五

卷之四十五



梁書卷四十八

唐 散 騎 常 侍 姚 思 廉 撰

列傳第四十二

儒林

伏曼容 何休之 范縝 嚴植之 賀瑒子革

司馬筠 卞華 崔靈恩 孔僉 盧廣

沈峻 太史叔明 孔子祛 皇侃

漢氏承秦燔書大弘儒訓太學生徒動以萬數郡國黌舍悉皆充滿學於山澤者至或就為列肆其盛也如是漢末喪亂其道遂衰魏正始以後仍尚玄虛之學為儒者蓋寡時荀勗擊虞之徒雖刪定新禮改官職未能易俗移風自是中原橫潰衣冠殄盡江左草創日不暇給以迄于宋齊國學時或開置而勸課未博建之不及十年蓋取文具廢之多歷世祀其棄也忽諸鄉里莫或開館公卿罕通經術朝廷大儒獨學而弗肯養眾後生孤陋擁經而無所講習三德六藝

其廢久矣高祖有天下深愍之詔求碩學治五禮定六律改斗曆正權衡天監四年詔曰二漢登賢莫非經術服膺雅道各立行成魏晉浮蕩儒教淪歇風節罔樹抑此之由朕曰昃罷朝思聞俊異收士得人實惟疇獎可置五經博士各一人廣開館宇招內後進於是以平原明山賓吳興沈峻建平嚴植之會稽賀場補博士各主一館館有數百生給其餼廩其射策通明者卽除爲吏十數月閒懷經負笈者雲會京師又選遣學生如會稽雲門山受業於廬江何胤分遣博士祭酒到州郡立學七年又詔曰建國君民立教爲首砥身礪行由乎經術朕肇基明命光宅區宇雖耕耘雅業傍闡藝文而成器未廣志本猶闕非以鎔範貴遊納諸軌度思欲式敦讓齒自家刑國今聲訓所漸戎夏同風宜大啓庠敷博延胄子務彼十倫弘此三德使陶鈞遠被微言載表於是皇太子皇子宗室王侯始就業焉高祖親屈輿駕釋奠於先師先聖申之以讌語勞之以束帛濟濟焉洋洋焉大道之行也如是其伏曼容何休之范縝有舊名於世爲時儒者嚴植之賀場等首膺茲選今並綴爲儒林傳云

伏曼容字公儀平昌安丘人曾祖滔晉著作郎父胤之宋司空主簿曼容早孤與母兄客居南海少篤學善老易侷儻好大言常云何晏疑易中九事以吾觀之晏了不學也故知平叔有所短聚徒教授以自業爲驃騎行參軍宋明帝好周易集朝臣於清暑殿講詔曼容執經曼容素美風采帝恆以方嵒叔夜使吳人陸探微畫叔夜像以賜之遷司徒參軍袁粲爲丹陽尹請爲江寧令入拜尙書外兵郎昇明末爲輔國長史南海太守齊初爲通直散騎侍郎永明初爲太子率更令侍皇太子講衛將軍王儉深相交好令與河內司馬憲吳郡陸澄共撰喪服義旣成又欲與之定禮樂會儉薨遷中書侍郎大司馬諮議參軍出爲武昌太守建武中入拜中散大夫時明帝不重儒術曼容宅在瓦官寺東施高坐於聽事有賓客輒升高坐爲講說生徒常數十百人梁臺建以曼容舊儒召拜司馬出爲臨海太守天監元年卒官時年八十二爲周易毛詩喪服集解老莊論語義子暉在良吏傳

何休之字士威廬江灑人豫州刺史暉六世孫也祖劭之宋員外散騎常侍父

歆齊奉朝請修之少好三禮師心獨學彊力專精手不輟卷讀禮論二百篇略皆上口時太尉王儉爲時儒宗雅相推重起家揚州從事仍爲總明館學士頻遷司徒車騎參軍事尙書祠部郎齊建武中爲鎮北記室參軍侍皇太子講領丹陽邑中正時步兵校尉劉瓛徵士吳苞皆已卒京邑碩儒唯修之而已修之明習事數當時國家吉凶禮則皆取決焉名重於世歷步兵校尉國子博士尋遷驃騎諮議參軍轉司馬永元末京師兵亂修之常集諸生講論孜孜不怠中興初拜驍騎將軍高祖踐阼尊重儒術以修之爲尙書左丞是時百度草創修之依禮定議多所裨益天監二年卒官年五十五高祖甚悼惜將贈之官故事左丞無贈官者特詔贈黃門侍郎儒者榮之所著文章禮義百許篇子朝隱朝

晦

范縝字子真南鄉舞陰人也晉安北將軍汪六世孫祖璩之中書郎父濛早卒縝少孤貧事母孝謹年未弱冠聞沛國劉瓛聚衆講說始往從之卓越不羣而勤學瓛甚奇之親爲之冠在瓛門下積年去來歸家恆芒屨布衣徒行於路瓛

門多車馬貴游續在其門聊無恥愧既長博通經術尤精三禮性質直好危言  
高論不爲士友所安唯與外弟蕭琛善琛名曰口辯每服續簡詣起家齊寧蠻  
主簿累遷尚書殿中郎永明年中與魏氏和親歲通聘好特簡才學之士以爲  
行人續及從弟雲蕭琛琅邪顏幼明河東裴昭明相繼將命皆著名隣國于時  
竟陵王子良盛招賓客續亦預焉建武中遷領軍長史出爲宜都太守母憂去  
職歸居于南州義軍至續墨經來迎高祖與續有西邸之舊見之甚悅及建康  
城平以續爲晉安太守在郡清約資公祿而已視事四年徵爲尚書左丞續去  
還雖親戚無所遺唯餉前尚書令王亮續仕齊時與亮同臺爲郎舊相友至是  
亮被擯棄在家續自迎王師志在權軸旣而所懷未滿亦常怏怏故私相親結  
以矯時云後竟坐亮徙廣州語在亮傳初續在齊世嘗侍竟陵王子良子良精  
信釋教而續盛稱無佛子良問曰君不信因果世間何得有富貴何得有貧賤  
續荅曰人之生譬如一樹花同發一枝俱開一蒂隨風而墮自有拂簾幌墜於  
茵席之上自有關籬牆落於溷糞之側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

也貴賤雖復殊途因果竟在何處子良不能屈深怪之續退論其理著神滅論曰或問予云神滅何以知其滅也荅曰神卽形也形卽神也是以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也問曰形者無知之稱神者有知之名知與無知卽事有異神之與形理不容一形神相卽非所聞也荅曰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是則形稱其質神言其用形之與神不得相異也問曰神故非用不得爲異其義安在荅曰名殊而體一也問曰名旣已殊體何得一荅曰神之於質猶利之於刀形之於用猶刀之於利利之名非刀也刀之名非利也然而捨利無刀捨刀無利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問曰刀之與利或如來說形之與神其義不然何以言之木之質無知也人之質有知也人旣有如木之質而有異木之知豈非木有一人有二邪荅曰異哉言乎人若有如木之質以爲形又有異木之知以爲神則可如來論也今人之質質有知也木之質質無知也人之質非木質也木之質非人質也安有如木之質而復有異木之知哉問曰人之質所以異木質者以其有知耳人而無知與木何異荅曰人無無知之質猶木無有知

之形問曰死者之形骸豈非無知之質邪答曰是無人質問曰若然者人果有  
如木之質而有異木之知矣答曰死者如木而無異木之知生者有異木之知  
而無如木之質也問曰死者之骨骼非生之形骸邪答曰生形之非死形死形  
之非生形區已革矣安有生人之形骸而有死人之骨骼哉問曰若生者之形  
骸非死者之骨骼非死者之骨骼則應不由生者之形骸不由生者之形骸則  
此骨骼從何而至此邪答曰是生者之形骸變爲死者之骨骼也問曰生者之  
形骸雖變爲死者之骨骼豈不從生而有死則知死體猶生體也答曰如因榮  
木變爲枯木枯木之質寧是榮木之體問曰榮體變爲枯體枯體即是榮體絲  
體變爲縷體縷體即是絲體有何別焉答曰若枯即是榮榮即是枯應榮時凋  
零枯時結實也又榮木不應變爲枯木以榮卽枯無所復變也榮枯是一何不  
先枯後榮要先榮後枯何也絲縷之義亦同此破問曰生形之謝便應豁然都  
盡何故方愛死形綿歷未已邪答曰生滅之體要有其次故也夫歛而生者必  
歛而滅漸而生者必漸而滅歛而生者飄驟是也漸而生者動植是也有歛有

漸物之理也問曰形卽是神者手等亦是邪答曰皆是神之分也問曰若皆是神之分神既能慮手等亦應能慮也答曰手等亦應能有痛癢之知而無是非之慮問曰慮爲一爲異答曰知卽是慮淺則爲知深則爲慮問曰若爾應有二乎答曰人體惟一神何得二問曰若不得二安有痛癢之知復有是非之慮答曰如手足雖異總爲一人是非痛癢雖復有異亦總爲一神矣問曰是非之慮不關手足當關何處答曰是非之意心器所主問曰心器是五藏之心非邪答曰是也問曰五藏有何殊別而心獨有是非之慮乎答曰七竅亦復何殊而司用不均問曰慮思無方向以知是心器所主答曰五藏各有所司無有能慮者是以心爲慮本問曰何不寄在眼等分中答曰若慮可寄於眼分何故不寄於耳分邪問曰慮體無本故可寄之於眼分眼目有本不假寄於侖分也答曰眼何故有本而慮無本苟無本於我形而可徧寄於異地亦可張甲之情寄王乙之軀李丙之性託趙丁之體然乎哉不然也問曰聖人形猶凡人之形而有凡聖之殊故知形神異矣答曰不然金之精者能昭穢者不能昭有能昭之精金



寧有不昭之穢質又豈有聖人之神而寄凡人之器亦無凡人之神而託聖人之體是以八采重瞳勳華之容龍顏馬口軒皞之狀形表之異也比干之心七竅列角伯約之膽其大若拳此心器之殊也是知聖人定分每絕常區非惟道革羣生乃亦形超萬有凡聖均體所未敢安問曰子云聖人之形必異於凡者敢問陽貨類仲尼項籍似大舜舜項孔陽智革形同其故何邪答曰珉似玉而非玉雞類鳳而非鳳物誠有之人故宜爾項陽貌似而非實似心器不均雖貌無益問曰凡聖之殊形器不一可也員極理無有二而丘旦殊姿湯文異狀神不侔色於此益明矣答曰聖同於心器形不必同也猶馬殊毛而齊逸玉異色而均美是以晉棘荆和等價連城驕駟隸驪俱致千里問曰形神不二旣聞之矣形謝神滅理固宜然敢問經云爲之宗廟以鬼饗之何謂也答曰聖人之教然也所以弭孝子之心而厲偷薄之意神而明之此之謂矣問曰伯有被甲彭生豕見墳素著其事寧是設教而已邪答曰妖怪茫茫或存或亡彊死者衆不皆爲鬼彭生伯有何獨能然乍爲人豕未必齊鄭之公子也問曰易稱故知鬼

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而不違又曰載鬼一車其義云何答曰有禽焉有獸焉  
 飛走之別也有人焉有鬼焉幽明之別也人滅而為鬼鬼滅而為人則未之知  
 也問曰知此神滅有何利用邪答曰浮屠害政桑門蠹俗風驚霧起馳蕩不休  
 吾哀其弊思拯其溺夫竭財以赴僧破產以趨佛而不恤親戚不憐窮匱者何  
 良由厚我之情深濟物之意淺是以圭撮涉於貧友舛情動於顏色千鍾委於  
 富僧歡意暢於容髮豈不以僧有多稔之期友無遺棄之報務施闕於周急歸  
 德必於在己又惑以茫昧之言懼以阿鼻之苦誘以虛誕之辭欣以兜率之樂  
 故捨逢掖襲橫衣廢俎豆列餅鉢家家棄其親愛人人絕其嗣續致使兵挫於  
 行間吏空於官府粟罄於惰遊貨殫於泥木所以姦宄弗勝頌聲尚擁惟此之  
 故其流莫已其病無限若陶甄稟於自然森羅均於獨化忽焉自有怳爾而無  
 來也不禦去也不追乘夫天理各安其性小人甘其壟畝君子保其恬素耕而  
 食食不可窮也蠶而衣衣不可盡也下有餘以奉其上上無為以待其下可以  
 全生可以匡國可以霸君用此道也此論出朝野諠譁子良集僧難之而不能

屈績在南累年追還京既至以爲中書郎國子博士卒官文集十卷子胥字長才傳父學起家太學博士胥有口辯大同中常兼主客郎對接北使遷平西湘東王諮議參軍侍宣城王讀出爲鄱陽內史卒於郡

巖植之字孝源建平秭歸人也祖欽宋通直散騎常侍植之少善莊老能玄言精解喪服孝經論語及長徧治鄭氏禮周易毛詩左氏春秋性淳孝謹厚不以所長高人少遭父憂因菜食二十三載後得風冷疾乃止齊永明中始起家爲廬陵王國侍郎遷廣漢王國右常侍王誅國人莫敢視植之獨奔哭手營殯殮徒跣送喪墓所爲起冢葬畢乃還當時義之建武中遷員外郎散騎常侍尋爲康樂侯相在縣清白民吏稱之天監二年板後軍騎兵參軍事高祖詔求通儒治五禮有司奏植之治凶禮四年初置五經博士各開館教授以植之兼五經博士植之館在潮溝生徒常百數植之講五館生必至聽者千餘人六年遷中撫軍記室參軍猶兼博士七年卒於館時年五十二植之自疾後便不受廩俸妻子困乏旣卒喪無所寄生徒爲市宅乃得成喪焉植之性仁慈好陰德雖在

梁

書

卷四十八

列傳

六一中華書局聚

闇室未嘗怠也少嘗山行見一患者植之問其姓名不能答載與俱歸爲營醫藥六日而死植之爲棺殮殯之卒不知何許人也嘗緣柵塘行見患人臥塘側植之下車問其故云姓黃氏家本荊州爲人傭賃疾旣危篤船主將發棄之于岸植之心惻然載還治之經年而黃氏差請終身充奴僕以報厚恩植之不受遺以資糧遺之其義行多如此撰凶禮儀注四百七十九卷

賀瑒字德璉會稽山陰人也祖道力善三禮仕宋爲尙書三公郎建康令瑒少傳家業齊時沛國劉瓛爲會稽府丞見瑒深器異之嘗與俱造吳郡張融指瑒謂融曰此生神明聰敏將來當爲儒者宗瓛還薦之爲國子生舉明經揚州祭酒俄兼國子助教歷奉朝請太學博士太常丞遭母憂去職天監初復爲太常丞有司舉治賓禮召見說禮義高祖異之詔朝朔望預華林講四年初開五館以瑒兼五經博士別詔爲皇太子定禮撰五經義瑒悉禮舊事時高祖方創定禮樂瑒所建議多見施行七年拜步兵校尉領五經博士九年遇疾遣醫藥省問卒于館時年五十九所著禮易老莊講疏朝廷博議數百篇賓禮儀注一百

四十五卷場於禮尤精館中生徒常百數弟子明經對策至數十人二子革字文明少通三禮及長徧治孝經論語毛詩左傳起家晉安王國侍郎兼太學博士侍湘東王讀敕於永福省爲邵陵湘東武陵三王講禮稍遷湘東王府行參軍轉尚書儀曹郎尋除秣陵令遷國子博士於學講授生徒常數百人出爲西中郎湘東王諮議參軍帶江陵令王初於府置學以革領儒林祭酒講三禮荆楚衣冠聽者甚衆前後再監南平郡爲民吏所德尋加貞威將軍兼平西長史南郡太守革性至孝常恨貪祿代耕不及養在荊州歷爲郡縣所得俸秩不及妻孥專擬還鄉造寺以申感恩大同六年卒官時年六十二第季亦明三禮歷官尚書祠部郎兼中書通事舍人累遷步兵校尉中書黃門郎兼著作

司馬筠字貞素河內温人晉驃騎將軍譙烈王承七世孫祖亮宋司空從事中郎父端齊奉朝請筠孤貧好學師事沛國劉瓛彊力專精深爲瓛所器異旣長博通經術尤明三禮齊建武中起家奉朝請遷王府行參軍天監初爲本州治中除暨陽令有清績入拜尚書祠部郎七年安成太妃陳氏薨江州刺史安成

王秀荊州刺史始與王愴並以慈母表解職詔不許還攝本任而太妃在都喪祭無主舍人周捨議曰賀彥先稱慈母之子不服慈母之黨婦又不從夫而服慈姑小功服無從故也庾蔚之云非徒子不從母而服其黨孫又不從父而服其慈由斯而言慈祖母無服明矣尋門內之哀不容自同於常按父之祥禫子並受弔今二王諸子宜以成服日單衣一日爲位受弔制曰二王在遠諸子宜攝祭事捨又曰禮云縞冠玄武子姓之冠則世子衣服宜異於常可著細布衣絹爲領帶三年不聽樂又禮及春秋庶母不世祭蓋謂無王命者耳吳太妃旣朝命所加得用安成禮秩則當祔廟五世親盡乃毀陳太妃命數之重雖則不異慈孫旣不從服廟食理無傳祀子祭孫止是會經文高祖因是敕禮官議皇子慈母之服筠議宋朝五服制皇子服訓養母禮依庶母慈己宜從小功之制按曾子問曰子游曰喪慈母禮歟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傳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鄭玄注云此指謂國君之子也若國君之子不服則王者之子不服可知又喪服經云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傳曰君子子者貴

人子也鄭玄引內則三母止施於卿大夫以此而推則慈母之服上不在五等之嗣下不逮三士之息儻其服者止卿大夫尋諸侯之子尙無此服況乃施之皇子謂宜依禮刊除以反前代之惑高祖以爲不然曰禮言慈母凡有三條一則妾子之無母使妾之無子者養之命爲母子服以三年喪服齊衰章所言慈母是也二則嫡妻之子無母使妾養之慈撫隆至雖均乎慈愛但嫡妻之子妾無爲母之義而恩深事重故服以小功喪服小功章所以不直言慈母而云庶母慈己者明異於三年之慈母也其三則子非無母正是擇賤者視之義同師保而不無慈愛故亦有慈母之名師保旣無其服則此慈亦無服矣內則云擇於諸母與可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此其明文此言擇諸母是擇人而爲此三母非謂擇取兄弟之母也何以知之若是兄弟之母其先有子者則是長妾長妾之禮實有殊如何容次妾生子乃退成保母斯不可也又有多兄弟之人於義或可若始生之子便應三母俱闕邪由是推之內則所言諸母是謂三母非兄弟之母明矣子游所問自是師保之慈非三年小功之慈也

故夫子得有此對豈非師保之慈母無服之證乎鄭玄不辯三慈混爲訓釋引彼無服以注慈已後人致謬實此之由經言君子子者此雖起於大夫明大夫猶爾自斯以上彌應不異故傳云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總言曰貴則無所不包經傳互文交相顯發則知慈加之義通乎大夫以上矣宋代此科不乖禮意便加除削良是所疑於是筠等請依制改定嫡妻之子母沒爲父妾所養服之五月貴賤並同以爲永制累遷王府諮議權知左丞事尋除尙書左丞出爲始興內史卒官子壽傳父業明三禮大同中歷官尙書祠部郎出爲曲阿令

卞華字昭丘濟陰寃句人也晉驃騎將軍忠貞公壺六世孫父倫之給事中華幼孤貧好學年十四召補國子生通周易旣長徧治五經與平原明山賓會稽賀瑒同業友善起家齊豫章王國侍郎累遷奉朝請征西行參軍天監初遷臨川王參軍事兼國子助教轉安成王功曹參軍兼五經博士聚徒教授華博涉有機辯說經析理爲當時之冠江左以來鍾律絕學至華乃通焉遷尙書儀曹郎出爲吳令卒



崔靈恩清河武城人也少篤學從師徧通五經尤精三禮三傳先在北仕爲太常博士天監十三年歸國高祖以其儒術擢拜員外散騎侍郎累遷步兵校尉兼國子博士靈恩聚徒講授聽者常數百人性拙朴無風采及解經析理甚有精致京師舊儒咸稱重之助教孔僉尤好其學靈恩先習左傳服解不爲江東所行及改說杜義每文句常申服以難杜遂著左氏條義以明之時有助教虞僧誕又精杜學因作申杜難服以報靈恩世並行焉僧誕會稽餘姚人以左氏教授聽者亦數百人其該通義例當時莫及先是儒者論天互執渾蓋二義論蓋不合於渾論渾不合於蓋靈恩立義以渾蓋爲一焉出爲長沙內史還除國子博士講衆尤盛出爲明威將軍桂州刺史卒官靈恩集注毛詩二十二卷集注周禮四十卷制三禮義宗四十七卷左氏經傳義二十二卷左氏條例十卷公羊穀梁文句義十卷

孔僉會稽山陰人少師事何胤通五經尤明三禮孝經論語講說並數十徧生徒亦數百人歷官國子助教三爲五經博士遷尙書祠部郎出爲海鹽山陰二

縣令僉儒者不長政術在縣無績太清亂卒于家子倣玄頗涉文學官至太學博士僉兄子元素又善三禮有盛名早卒

盧廣范陽涿人自云晉司空從事中郎諶之後也諶沒死冉閔之亂晉中原舊族諶有後焉廣少明經有儒術天監中歸國初拜員外散騎侍郎出爲始安太守坐事免頃之起爲折衝將軍配千兵北伐還拜步兵校尉兼國子博士徧講五經時北來人儒學者有崔靈恩孫詳蔣顯並聚徒講說而音辭鄙拙惟廣言論清雅不類北人僕射徐勉兼通經術深相賞好尋遷員外散騎常侍博士如故出爲信武桂陽嗣王長史尋陽太守又爲武陵王長史太守如故卒官

沈峻字士嵩吳興武康人家世農夫至峻好學與舅太史叔明師事宗人沈麟士門下積年晝夜自課時或睡寐輒以杖自擊其篤志如此麟士卒後乃出都徧遊講肆遂博通五經尤長三禮初爲王國中尉稍遷侍郎並兼國子助教時吏部郎陸倕與僕射徐勉書薦峻曰五經博士庾季達須換計公家必欲詳擇其人凡聖賢可講之書必以周官立義則周官一書實爲羣經源本此學不傳

多歷年世北人孫詳蔣顯亦經聽習而音革楚夏故學徒不至惟助教沈峻特精此書比日時開講肆羣儒劉岳沈宏沈熊之徒並執經下坐北面受業莫不歎服人無間言第謂宜卽用此人命其專此一學周而復始使聖人正典廢而更興累世絕業傳於學者勉從之奏峻兼五經博士於館講授聽者常數百人出爲華容令還除員外散騎侍郎復兼五經博士時中書舍人賀琛奉敕撰梁官乃啓峻及孔子祛補西省學士助撰錄書成入兼中書通事舍人出爲武康令卒官子文阿傳父業尤明左氏傳太清中自國子助教爲五經博士傳峻業者又有吳郡張及會稽孔子雲官皆至五經博士尙書祠部郎太史叔明吳興烏程人吳太史慈後也少善莊老兼治孝經禮記其三玄尤精解當世冠絕每講說聽者常五百餘人歷官國子助教邵陵王綸好其學及出爲江州攜叔明之鎮王遷郢州又隨府所至輒講授江外人士皆傳其學焉大同十三年卒時年七十三

孔子祛會稽山陰人少孤貧好學耕耘樵採常懷書自隨投閑則誦讀勤苦自

梁

書

卷四十八

列傳

十一 中華書局聚

勵遂通經術尤明古文尙書初爲長沙嗣王侍郎兼國子助教講尙書四十徧聽者常數百人中書舍人賀琛受敕撰梁官啓子祛爲西省學士助撰錄書成兼司文侍郎不就久之兼主客郎舍人學士如故累遷湘東王國侍郎常侍員外散騎侍郎又雲麾廬江公記室參軍轉兼中書通事舍人尋遷步兵校尉舍人如故高祖撰五經講疏及孔子正言專使子祛檢閱羣書以爲義證事竟敕子祛與右衛朱异左丞賀琛於士林館遞日執經累遷通直正員郎舍人如故中大同元年卒官時年五十一子祛凡著尙書義二十卷集注尙書三十卷續朱异集注周易一百卷續何承天集禮論一百五十卷

皇偏吳郡人青州刺史皇象九世孫也偏少好學師事賀瑒精力專門盡通其業尤明三禮孝經論語起家兼國子助教於學講說聽者數百人撰禮記講疏五十卷書成奏上詔付祕閣頃之召入壽光殿講禮記義高祖善之拜員外散騎侍郎兼助教如故性至孝常日限誦孝經二十徧以擬觀世音經丁母憂解職還鄉里平西邵陵王欽其學厚禮迎之偏既至因感心疾大同十一年卒於

夏首時年五十八所撰論語義十卷與禮記義並見重於世學者傳焉

陳吏部尙書姚察曰昔叔孫通講論馬上桓榮精力凶荒旣逢平定自致光寵若夫崔伏何巖互有焉曼容侈之講道於齊季不爲時改賀瑒巖植之徒遭梁之崇儒重道咸至高官稽古之力諸子各盡之矣范縝墨經傲倖不遂其志宜哉

梁書卷四十八



梁書卷四十八考證

賀瑒傳常恨貪祿代耕不及養○貪南史作食應從之

司馬筠傳喪服齊衰章所言慈母是也○慈母下南史有如母二字

崔靈恩傳制三禮義宗四十七卷○四十七南史作三十

孔子祛傳常懷書自隨投閒則誦讀○投南史作役

梁書卷四十八考證

東晉書四十八卷

晉書卷四十八

晉書卷四十八

晉書卷四十八

晉書卷四十八

晉書卷四十八



梁書卷四十九

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列傳第四十三

文學上

到沆 丘遲 劉苞 袁峻 庾於陵弟肩吾

劉昭 何遜 鍾嶸 周興嗣 吳均

昔司馬遷班固書並為司馬相如傳相如不預漢廷大事蓋取其文章尤著也  
固又為賈鄒枚路傳亦取其能文傳焉范氏後漢書有文苑傳所載之人其詳  
已甚然經禮樂而緯國家通古今而述美惡非文莫可也是以君臨天下者莫  
不敦悅其義縉紳之學咸貴尚其道古往今來未之能易高祖聰明文思光宅  
區寓旁求儒雅詔採異人文章之盛煥乎俱集每所御幸輒命羣臣賦詩其文  
善者賜以金帛詣闕庭而獻賦頌者或引見焉其在位者則沈約江淹任昉並  
以文采妙絕當時至若彭城到沆吳興丘遲東海王僧孺吳郡張率等或入直

文德通讜壽光皆後來之選也約淹昉僧孺率別以功迹論今綴到沆等文兼學者至太清中人爲文學傳云

到沆字茂瀼彭城武原人也曾祖彥之宋將軍父撝齊五兵尙書沆幼聰敏五歲時撝於屏風抄古詩沆請教讀一遍便能諷誦無所遺失旣長勤學善屬文工篆隸美風神容止可悅齊建武中起家後軍法曹參軍天監初遷征虜主簿高祖初臨天下收拔賢俊甚愛其才東宮建以爲太子洗馬時文德殿置學士省召高才碩學者待詔其中使校定墳史詔沆通籍焉時高祖讜華光殿命羣臣賦詩獨詔沆爲二百字二刻使成沆於坐立奏其文甚美俄以洗馬管東宮書記散騎省優策文三年詔尙書郎在職清能或人才高妙者爲侍郎以沆爲殿中曹侍郎沆從父兄漑洽並有才名時皆相代爲殿中當世榮之四年遷太子中舍人沆爲人不自伐不論人長短樂安任昉南鄉范雲皆友善其年遷丹陽尹丞以疾不能處職事遷北中郎諮議參軍五年卒官年三十高祖甚傷惜焉詔賜錢二萬布三十疋所著詩賦百餘篇

丘遲字希範吳興烏程人也父靈鞠有才名仕齊官至太中大夫遲八歲便屬文靈鞠常謂氣骨似我黃門郎謝超宗徵士何點並見而異之及長州辟從事舉秀才除太學博士遷大司馬行參軍遭父憂去職服闋除西中郎參軍累遷殿中郎以母憂去職服除復爲殿中郎遷車騎錄事參軍高祖平京邑霸府開引爲驃騎主簿甚被禮遇時勸進梁王及殊禮皆遲文也高祖踐阼拜散騎侍郎俄遷中書侍郎領吳興邑中正待詔文德殿時高祖著連珠詔羣臣繼作者數十人遲文最美天監三年出爲永嘉太守在郡不稱職爲有司所糾高祖愛其才寢其奏四年中軍將軍臨川王宏北伐遲爲諮議參軍領記室時陳伯之在北與魏軍來距遲以書喻之伯之遂降還拜中書郎遷司徒從事中郎七年卒官時年四十五所著詩賦行於世

劉苞字孝嘗彭城人也祖勳宋司空父愷齊太子中庶子苞四歲而父終及年六七歲見諸父常泣時伯叔父悛繪等並顯貴苞母謂其畏憚怒之苞對曰早孤不及有識聞諸父多相似故心中欲悲無有佗意因而獻歎母亦慟甚初苞

父母及兩兄相繼亡沒悉假瘞焉苞年十六始移墓所經營改葬不資諸父未幾皆畢繪常數服之少好學能屬文起家爲司徒法曹行參軍不就天監初以臨川王妃弟故自征虜主簿仍遷王中軍功曹累遷尙書庫部侍郎丹陽尹丞太子太傅丞尙書殿中侍郎南徐州治中以公事免久之爲太子洗馬掌書記侍講壽光殿自高祖卽位引後進文學之士苞及從兄孝綽從弟孺同郡到漑漑弟洽從弟沆吳郡陸倕張率並以文藻見知多預讌坐雖仕進有前後其賞賜不殊天監十年卒時年三十臨終呼友人南陽劉之遴託以喪事務從儉率苞居官有能名性和而直與人交面折其非退稱其美情無所隱士友咸以此歎惜之

袁峻字孝高陳郡陽夏人魏郎中令渙之八世孫也峻早孤篤志好學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皆抄寫自課日五十紙紙數不登則不休息訥言語工文辭義師剋京邑鄱陽王恢東鎮破岡峻隨王知管記事天監初鄱陽國建以峻爲侍郎從鎮京口王遷郢州兼都曹參軍高祖雅好辭賦時獻文於南闕者相望

焉其藻麗可觀或見賞擢六年峻乃擬楊雄官箴奏之高祖嘉焉賜束帛除員外散騎侍郎直文德學士省抄史記漢書各爲二十卷又奉敕與陸倕各製新闕銘辭多不載

庾於陵字子介散騎常侍黔婁之弟也七歲能言玄理旣長清警博學有才思齊隨王子隆爲荊州召爲主簿使與謝朓宗夬抄撰羣書子隆代還又以爲送故主簿子隆尋爲明帝所害僚吏畏避莫有至者唯於陵與夬獨留經理喪事始安王遙光爲撫軍引爲行參軍兼記室永元末除東陽遂安令爲民吏所稱天監初爲建康獄平遷尙書工部郎待詔文德殿出爲湘州別駕遷驃騎錄事參軍兼中書通事舍人俄領南郡邑中正拜太子洗馬舍人如故舊事東宮官屬通爲清選洗馬掌文翰尤其清者近世人皆取甲族有才望時於陵與周捨並擢充職高祖曰官以人而清豈限以甲族時論以爲美俄遷散騎侍郎改領荊州大中正累遷中書黃門侍郎舍人中正並如故出爲宣毅晉安王長史廣陵太守行府州事以公事免復起爲通直郎尋除鴻臚卿復領荊州大中正

卒官時年四十八文集十卷弟肩吾

肩吾字子慎八歲能賦詩特爲兄於陵所友愛初爲晉安王國常侍仍遷王宣惠府行參軍自是每王徙鎮肩吾常隨府歷王府中郎雲麾參軍並兼記室參軍中大通三年王爲皇太子兼東宮通事舍人除安西湘東王錄事參軍俄以本官領荊州大中正累遷中錄事諮議參軍太子率更令中庶子初太宗在藩雅好文章士時肩吾與東海徐摛吳郡陸杲彭城劉遵劉孝儀儀弟孝威同被賞接及居東宮又開文德省置學士肩吾子信摛子陵吳郡張長公北地傅弘東海鮑至等充其選齊永明中文士王融謝朓沈約文章始用四聲以爲新變至是轉拘聲韻彌尙麗靡復踰於往時時太子與湘東王書論之曰吾輩亦無所遊賞止事披閱性旣好文時復短詠雖是庸音不能閣筆有慚伎癢更同故態比見京師文體懦鈍殊常競學浮疎爭爲闡緩玄冬修夜思所不得旣殊比興正背風騷若夫六典三禮所施則有地吉凶嘉賓用之則有所未聞吟詠情性反擬內則之篇操筆寫志更摹酒誥之作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湛湛江水遂

同大傳吾既拙於爲文不敢輕有掎撫但以當世之作歷方古之才人遠則楊馬曹王近則潘陸顏謝而觀其遣辭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爲是則古文爲非若昔賢可稱則今體宜棄俱爲盍各則未之敢許又時有效謝康樂裴鴻臚文者亦頗有惑焉何者謝客吐言天拔出於自然時有不拘是其糟粕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無篇什之美是爲學謝則不屈其精華但得其冗長師裴則蔑絕其所長惟得其所短謝故巧不可階裴亦質不宜慕故賀馳臆斷之侶好名忘實之類方分肉於仁獸逞卻克於邯鄲入鮑忘臭效尤致禍決羽謝生豈三千之可及伏膺裴氏懼兩唐之不傳故玉徽金銑反爲拙目所嗤巴人下里更合郢中之聽陽春高而不和妙聲絕而不尋竟不精討鉛銖覈量文質有異巧心終愧妍手是以握瑜懷玉之士瞻鄭邦而知退章甫翠履之人望閩鄉而歎息詩旣若此筆又如之徒以煙墨不言受其驅染紙札無情任其搖襞甚矣哉文之橫流一至於此至如近世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斯實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張士簡之賦周升逸之辯亦成佳手難可復遇文章未墜必有

英絕領袖之者非弟而誰每欲論之無可與語思吾子建一  
共商摧辯茲清濁使如涇渭論茲月旦類彼汝南朱丹既定雌黃  
有別使夫懷鼠知慚濫竽自恥譬斯袁紹畏見子將同彼盜牛  
遙羞王烈相思不見我勞如何太清中侯景寇陷京都及太宗  
卽位以肩吾爲度支尙書時上流諸蕃並據州拒景景矯詔遣  
肩吾使江州喻當陽公大心大心尋舉州降賊肩吾因逃入建昌  
界久之方得赴江陵未幾卒文集行於世

劉昭字宣卿平原高唐人晉太尉寔九世孫也祖伯龍居父憂以孝聞  
宋武帝敕皇太子諸王並往弔慰官至少府卿父彪齊征虜晉安王  
記室昭幼清警七歲通老莊義旣長勤學善屬文外兄江淹早相稱  
賞天監初起家奉朝請累遷征北行參軍尙書倉部郎尋除無錫  
令歷爲宣惠豫章王中軍臨川記室初昭伯父彤集衆家晉書注  
干寶晉紀爲四十卷至昭又集後漢同異以注范曄書世稱博悉  
遷通直郎出爲剡令卒官集注後漢一百八十卷幼童傳十卷文集  
十卷子縉字言明亦好學通三禮大同中爲尙書祠部郎尋去職  
不復仕縉弟



緩字含度少知名歷官安西湘東王記室時西府盛集文學緩居其首除通直郎俄遷鎮南湘東王中錄事復隨府江州卒

何遜字仲言東海剡人也曾祖承天宋御史中丞祖翼員外郎父詢齊太尉中兵參軍遜八歲能賦詩弱冠州舉秀才南鄉范雲見其對策大相稱賞因結忘年交好自是一文一詠雲輒嗟賞謂所親曰頃觀文人質則過儒麗則傷俗其能含清濁中今古見之何生矣沈約亦愛其文嘗謂遜曰吾每讀卿詩一日三復猶不能已其爲名流所稱如此天監中起家奉朝請遷中衛建安王水曹行參軍兼記室王愛文學之士日與遊宴及遷江州遜猶掌書記還爲安西安成王參軍事兼尚書水部郎母憂去職服闋除仁威廬陵王記室復隨府江州未幾卒東海王僧孺集其文爲八卷初遜文章與劉孝綽並見重於世世謂之何劉世祖著論論之云詩多而能者沈約少而能者謝朓何遜時有會稽虞騫工爲五言詩名與遜相埒官至王國侍郎其後又有會稽孔翁歸濟江避並爲南平王大司馬府記室翁歸亦工爲詩避博學有思理更注論語孝經二人並

有文集

鍾嶸字仲偉潁川長社人晉侍中雅七世孫也父蹈齊中軍參軍嶸與兄岍弟  
嶼並好學有思理嶸齊永明中爲國子生明周易衛軍王儉領祭酒頗賞接之  
舉本州秀才起家王國侍郎遷撫軍行參軍出爲安國令永元末除司徒行參  
軍天監初制度雖革而日不暇給嶸乃言曰永元肇亂坐弄天爵勳非卽戎官  
以賄就揮一金而取九列寄片札以招六校騎都塞市郎將填街服旣纓組尙  
爲臧獲之事職唯黃散猶躬胥徒之役名實淆紊茲焉莫甚臣愚謂軍官是素  
族士人自有清貫而因斯受爵一宜削除以懲僥競若吏姓寒人聽極其門品  
不當因軍遂濫清級若僑雜僮楚應在綏附正宜嚴斷祿力絕其妨正直乞虛  
號而已謹竭愚忠不恤衆口敕付尙書行之遷中軍臨川王行參軍衡陽王元  
簡出守會稽引爲寧朔記室專掌文翰時居士何胤築室若邪山山發洪水漂  
拔樹石此室獨存元簡命嶸作瑞室頌以旌表之辭甚典麗遷西中郎晉安王  
記室嶸嘗品古今五言詩論其優劣名爲詩評其序曰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

搖蕩性情諸舞詠欲以照燭三才輝麗萬有靈祇待之以致饗幽微藉之以  
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昔南風之辭卿雲之頌厥義夙矣夏歌曰鬱陶  
乎予心楚謠云名余曰正則雖詩體未全然略是五言之濫觴也逮漢李陵始  
著五言之目古詩眇邈人代難詳推其文體固是炎漢之制非衰周之倡也自  
王楊枚馬之徒辭賦競爽而吟詠靡聞從李都尉訖班婕妤將百年間有婦人  
焉一人而已詩人之風頓已缺喪東京二百載中唯有班固詠史質木無文致  
降及建安曹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鬱爲文棟劉楨王粲爲其羽翼次有  
攀龍託鳳自致於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矣爾後陵遲衰微訖  
於有晉太康中三張二陸兩潘一左勃爾復興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  
中興也永嘉時貴黃老尙虛談于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  
尙傳孫綽許詢桓庾諸公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之風盡矣先是郭景純用俊  
上之才創變其體劉越石仗清剛之氣贊成厥美然彼衆我寡未能動俗逮義  
熙中謝益壽斐然繼作元嘉初有謝靈運才高辭盛富豔難蹤固已含跨劉郭

陵轢潘左故知陳思爲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爲輔陸機爲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爲輔謝客爲元嘉之雄顏延年爲輔此皆五言之冠冕文辭之命世夫四言文約意廣取效風騷便可多得每苦文煩而意少故世罕習焉五言居文辭之要是衆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會於流俗豈不以指事遣形窮情寫物最爲詳切者邪故詩有六義焉一曰興二曰賦三曰比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弘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采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比興則患在意深意深則辭躓若但用賦體則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嬉成流移文無止泊有蕪漫之累矣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嘉會寄詩以親離羣託詩以怨至於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或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戍或殺氣雄邊塞客衣單霜闋淚盡又士有解珮出朝一去忘反女有揚蛾入寵再盼傾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釋其情故曰詩可以羣可以怨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莫尙於詩矣故辭人作者

罔不愛好今之士俗斯風熾矣裁能勝衣甫就小學必甘心而馳騫焉於是庸  
音雜體各爲家法至於膏腴子弟恥文不逮終朝點綴分夜呻吟獨觀謂爲警  
策衆視終淪平鈍次有輕蕩之徒笑曹劉爲古拙謂鮑昭羲皇上人謝朓今古  
獨步而師鮑昭終不及日中市朝滿學謝朓劣得黃鳥度青枝徒自棄於高聽  
無涉於文流矣嶸觀王公搢紳之士每博論之餘何嘗不以詩爲口實隨其嗜  
欲商榷不同淄澠並汎朱紫相奪誼譁競起准的無依近彭城劉士章俊賞之  
士疾其淆亂欲爲當世詩品口陳標榜其文未遂嶸感而作焉昔九品論人七  
略裁士校以賓實誠多未值至若詩之爲技較爾可知以類推之殆同博奕方  
今皇帝資生知之上才體沉鬱之幽思文麗日月學究天人昔在貴遊已爲稱  
首況八紘旣掩風靡雲蒸抱玉者連肩握珠者踵武固以睨漢魏而弗顧吞晉  
宋於曾中諒非農歌轅議敢致流別嶸之今錄庶周遊於閩里均之於談笑耳  
頃之卒官岍字長岳官至府參軍建康平著良史傳十卷嶸字季望永嘉郡丞  
天監十五年敕學士撰徧略嶸亦預焉兄弟並有文集

周興嗣字思纂陳郡項人漢太子太傅堪後也高祖凝晉征西府參軍宜都太守興嗣世居姑孰年十三遊學京師積十餘載遂博通記傳善屬文嘗步自姑孰投宿逆旅夜有人謂之曰子才學邁世初當見識貴臣卒被知英主言終不測所之齊隆昌中侍中謝朓爲吳興太守唯與興嗣談文史而已及罷郡還因大相稱薦本州舉秀才除桂陽郡丞太守王嶸素相賞好禮之甚厚高祖革命興嗣奏休平賦其文甚美高祖嘉之拜安成王國侍郎直華林省其年河南獻舞馬詔興嗣與侍詔到沆張率爲賦高祖以興嗣爲工擢員外散騎侍郎進直文德壽光省是時高祖以三橋舊宅爲光宅寺敕興嗣與陸倕各製寺碑及成俱奏高祖用興嗣所製者自是銅表銘柵塘碣北伐檄次韻王羲之書千字並使興嗣爲文每奏高祖輒稱善加賜金帛九年除新安郡丞秩滿復爲員外散騎侍郎佐撰國史十二年遷給事中撰文如故興嗣兩手先患風疽是年又染癘疾左目盲高祖撫其手嗟曰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手疏治疽方以賜之其見惜如此任昉又愛其才常言曰周興嗣若無疾旬日當至御史中丞十四年除

臨川郡丞十七年復爲給事中直西省左衛率周捨奉敕注高祖所製歷代賦  
啓興嗣助焉普通二年卒所撰皇帝實錄皇德記起居注職儀等百餘卷文集  
十卷

吳均字叔庠吳興故鄣人也家世寒賤至均好學有俊才沈約嘗見均文頗相  
稱賞天監初柳惲爲吳興召補主簿日引與賦詩均文體清拔有古氣好事者  
或敦之謂爲吳均體建安王偉爲揚州引兼記室掌文翰王遷江州補國侍郎  
兼府城局還除奉朝請先是均表求撰齊春秋書成奏之高祖以其書不實使  
中書舍人劉之遴詰問數條竟支離無對敕付省焚之坐免職尋有敕召見使  
撰通史起三皇訖齊代均草本紀世家功已畢唯列傳未就普通元年卒時年  
五十二均注范曄後漢書九十卷著齊春秋三十卷廟記十卷十二州記十六  
卷錢唐先賢傳五卷續文釋五卷文集二十卷先是有廣陵高爽濟陽江洪會  
稽虞騫並工屬文爽齊永明中贈衛軍王儉詩爲儉所賞及領丹陽尹舉爽郡  
孝廉天監初歷官中軍臨川王參軍出爲晉陽令坐事繫治作鑊魚賦以自況





梁書卷四十九考證

到沆傳時高祖讌華光殿○光監本訛元今從南史改正

袁峻傳峻乃擬楊雄官箴奏之○官南史作書

庾肩吾傳肩吾字子慎○子慎南史作慎之

周興嗣傳次韻王羲之書千字並使興嗣爲文○宋史李至傳言千字文乃梁武帝得鍾繇書破碑千餘字命周興嗣次韻而成今以爲王羲之異矣

梁書卷四十九考證

卷四十六

夫小國雖強亦難保其國也夫國之強弱不在其地而在其德

夫國之強弱不在其地而在其德○夫國之強弱不在其地而在其德

夫國之強弱不在其地而在其德○夫國之強弱不在其地而在其德

夫國之強弱不在其地而在其德○夫國之強弱不在其地而在其德

夫國之強弱不在其地而在其德○夫國之強弱不在其地而在其德

梁書卷五十

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列傳第四十四

文學下

劉峻 劉沼 謝幾卿 劉勰 王籍

何思澄 劉杳 謝徵 臧嚴 伏挺

庾仲容 陸雲公 任孝恭 顏協

劉峻字孝標平原平原人父珽宋始興內史峻生期月母攜還鄉里宋泰始初青州陷魏峻年八歲為人所略至中山中山富人劉實愍峻以束帛贖之教以書學魏人聞其江南有戚屬更徙之桑乾峻好學家貧寄人廡下自課讀書常燎麻炬從夕達旦時或昏睡爇其髮既覺復讀終夜不寐其精力如此齊永明中從桑乾得還自謂所見不博更求異書聞京師有者必往祈借清河崔慰祖謂之書淫時竟陵王子良博招學士峻因人求為子良國職吏部尚書徐孝嗣

抑而不許用爲南海王侍郎不就至明帝時蕭遙欣爲豫州爲府刑獄禮遇甚厚遙欣尋卒久之不調天監初召入西省與學士賀蹤典校祕書峻兄孝慶時爲青州刺史峻請假省之坐私載禁物爲有司所奏免官安成王秀好峻學及遷荊州引爲戶曹參軍給其書籍使抄錄事類名曰類苑未及成復以疾去因遊東陽紫巖山築室居焉爲山栖志其文甚美高祖招文學之士有高才者多被引進擢以不次峻率性而動不能隨衆沉浮高祖頗嫌之故不任用乃著辨命論以寄其懷曰主上嘗與諸名賢言及管輅歎其有奇才而位不達時有在赤墀之下預聞斯議歸以告余余謂士之窮通無非命也故謹述天旨因言其略云臣觀管輅天才英偉珪璋特秀實海內之髦傑豈日者卜祝之流而官止少府丞年終四十八天之報施何其寡歟然則高才而無貴仕饜饜而居大位自古所歎焉獨公明而已哉故性命之道窮通之數天闕紛綸莫知其辨仲任蔽其源子長闡其惑至於鷄冠甕牖必以懸天有期鼎貴高門則曰唯人所召譎譎謹詐異端俱起蕭遠論其本而不暢其流子玄語其流而未詳其本嘗試

言之曰夫道生萬物則謂之道生而無主謂之自然自然者物見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不知所以得鼓動陶鑄而不爲功庶類混成而非其力生之無亭毒之心死之豈虔劉之志墜之淵泉非其怒昇之霄漢非其悅蕩乎大乎萬寶以之化確乎純乎一化而不易化而不易則謂之命命也者自天之命也定於冥兆終然不變鬼神莫能預聖哲不能謀觸山之力無以抗倒日之誠弗能感短則不可緩之於寸陰長則不可急之於箭漏至德未能踰上智所不免是以放勛之代浩浩襄陵天乙之時焦金流石文公寔其尾宣尼絕其糧顏回敗其叢蘭冉耕歌其芣苢夷叔斃淑媛之言子輿困臧倉之訴聖賢且猶若此而況庸庸者乎至乃伍員浮屍於江流三閭沉骸於湘渚賈大夫沮志於長沙馮都尉皓髮於郎署君山鴻漸鍛羽儀於高雲敬通鳳起摧迅翮於風穴此豈才不足而行有遺哉近代有沛國劉瓛瓛弟璉並一時之秀士也瓛則關西孔子通涉六經循循善誘服膺儒行璉則志烈秋霜心貞岷玉亭亭高竦不雜風塵皆毓德於衡門並馳聲於天地而官有微於侍郎位不登於執戟相繼徂落宗

祀無饗因斯兩賢以言古則昔之玉質金相英髦秀達皆擯斥於當年韞奇才而莫用候草木以共凋與麋鹿而同死膏塗平原骨填川谷湮滅而無聞者豈可勝道哉此則宰衡之與阜隸容彭之與殤子猗頓之與黔婁陽文之與敦洽咸得之於自然不假道於才智故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其斯之謂矣然命體周流變化非一或先號後笑或始吉終凶或不召自來或因人以濟交錯紛糾循環倚伏非可以一理徵非可以一途驗而其道密微寂寥忽恍無形可以見無聲可以聞必御物以效靈亦憑人而成象譬天王之冕旒任百官以司職而或者覩湯武之龍躍謂龕亂在神功聞孔墨之挺生謂英睿擅奇響視彭韓之豹變謂鷲猛致人爵見張桓之朱紱謂明經拾青紫豈知有力者運之而趨乎故言而非命有六蔽焉余請陳其梗概夫靡顏膩理哆嚙顛頰形之異也朝秀辰終龜鶴千歲年之殊也聞言如響智昏菽麥神之辨也同知三者定乎造化榮辱之境獨曰由人是知二五而未識於十其蔽一也龍犀日角帝王之表河目龜文公侯之相撫鏡知其將刑壓紐顯其膺錄星虹樞電昭聖德之符夜哭

聚雲鬱興王之瑞皆北發於前期渙汗於後葉若謂驅貔虎奮尺劍入紫微升  
帝道則未達窅冥之情未測神明之數其蔽二也空桑之里變成洪川歷陽之  
都化爲魚鼈楚師屠漢卒睢河鯁其流秦人坑趙士沸聲若雷震火炎崑岳礫  
石與琬琰俱焚嚴霜夜零蕭艾與芝蘭共盡雖游夏之英才伊顏之殆庶焉能  
抗之哉其蔽三也或曰明月之珠不能無類夏后之璜不能無考故亭伯死於  
縣長長卿卒於園令才非不傑也主非不明也而碎結綠之鴻輝殘懸黎之夜  
色抑尺之量有短哉若然者主父偃公孫弘對策不升第歷說而不入牧豕淄  
原見棄州部設令忽如過隙溘死霜露其爲詬恥豈崔馬之流乎及至開東閣  
列五鼎電照風行聲馳海外寧前愚而後智先非而終是將榮悴有定數天命  
有至極而謬生妍蚩其蔽四也夫虎嘯風馳龍興雲屬故重華立而元凱升辛  
受生而飛廉進然則天下善人少惡人多闇主衆明君寡而薰蕕不同器梟鸞  
不接翼是使渾沌禱杙踵武雲臺之上仲容庭堅耕耘巖石之下橫謂廢興在  
我無繫於天其蔽五也彼戎狄者人面獸心宴安鳩毒以誅殺爲道德以蒸報

爲仁義雖大風立於青丘鑿齒奮於華野比于狼戾曾何足踰自金行不競天  
地板蕩左帶沸昏乘閒電發遂覆瀍洛傾五都居先王之桑梓竊名號於中縣  
與三皇競其坻黎五帝角其區寓種落繁熾充物神州嗚呼福善禍淫徒虛言  
耳豈非否泰相傾盈縮遞運而汨之以人其蔽六也然所謂命者死生焉貴賤  
焉貧富焉理亂焉禍福焉此十者天之所賦也愚智善惡此四者人之所行也  
夫神非舜禹心異朱均才絳中庸在於所習是以素絲無恆玄黃代起鮑魚芳  
蘭入而自變故季路學於仲尼厲風霜之節楚穆謀於潘崇成悖逆之禍而商  
臣之惡盛業光於後嗣仲由之善不能息其結纓斯則邪正由於人吉凶存乎  
命或以鬼神害盈皇天輔德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徙殷帝自翦千里來雲善惡  
無徵未洽斯義且于公高門以待封巖母掃墓以望喪此君子所以自彊不息  
也如使仁而無報奚爲修善立名乎斯徑廷之辭也夫聖人之言顯而晦微而  
婉幽遠而難聞河漢而不極或立教以進庸惰或言命以窮性靈積善餘慶立  
教也鳳鳥不至言命也今以其片言辯其要趣何異乎夕死之類而論春秋之



變哉且荆昭德音丹雲不卷周宣祈雨珪璧斯罄于叟種德不逮勳華之高延年殘獷未甚東陵之酷爲善一爲惡均而禍福異其流廢興殊其迹蕩蕩上帝豈如是乎詩云風雨如晦鷄鳴不已故善人爲善焉有息哉夫食稻梁進芻豢衣狐貉襲冰紈觀窈眇之奇儻聽雲和之琴瑟此生人之所急非有求而爲也修道德習仁義敦孝悌立忠貞漸禮樂之腴潤蹈先王之盛則此君子之所急非有求而爲也然則君子居正體道樂天知命明其無可奈何識其不由智力逝而不召來而不距生而不喜死而不感瑤臺夏屋不能說其神土室編蓬未足憂其慮不充詘於富貴不遑遑於所欲豈有史公董相不遇之文乎論成中山劉沼致書以難之凡再反峻並爲申析以答之會沼卒不見峻後報者峻乃爲書以序之曰劉侯既有斯難值余有天倫之感竟未之致也尋而此君長逝化爲異物緒言餘論蘊而莫傳或有自其家得而示余者悲其音徽未沫而其人已亡青簡尙新而宿草將列泫然不知涕之無從雖隙駟不留尺波電謝而秋菊春蘭英華靡絕故存其梗概更酬其旨若使墨翟之言無爽宣室之談有

徵冀東平之樹望咸陽而西靡蓋山之泉聞弦歌而赴節但懸劍空壟有恨如  
何其論文多不載峻又嘗爲自序其略曰余自比馮敬通而有同之者三異之  
者四何則敬通雄才冠世志剛金石余雖不及之而節亮慷慨此一同也敬通  
值中興明君而終不試用余逢命世英主亦擯斥當年此二同也敬通有忌妻  
至於身操井臼余有悍室亦令家道軼軻此三同也敬通當更始之世手握兵  
符躍馬食肉余自少迄長戚戚無懽此一異也敬通有一子仲文官成名立余  
禍同伯道永無血胤此二異也敬通膂力方剛老而益壯余有犬馬之疾溘死  
無時此三異也敬通雖芝殘蕙焚終填溝壑而爲名賢所慕其風流郁烈芬芳  
久而彌盛余聲塵寂漠世不吾知魂魄一去將同秋草此四異也所以自力爲  
敘遺之好事云峻居東陽吳會人士多從其學普通二年卒時年六十門人謚  
曰玄靖先生

劉沼字明信中山魏昌人六代祖輿晉驃騎將軍沼幼善屬文旣長博學仕齊  
起家奉朝請冠軍行參軍天監初拜後軍臨川王記室參軍秣陵令卒

謝幾卿陳郡陽夏人曾祖靈運宋臨川內史父超宗齊黃門郎並有重名於前代幾卿幼清辯當世號曰神童後超宗坐事徙越州路出新亭渚幾卿不忍辭訣遂投赴江流左右馳救得不沉溺及居父憂哀毀過禮服闋召補國子生齊文惠太子自臨策試謂祭酒王儉曰幾卿本長玄理今可以經義訪之儉承旨發問幾卿隨事辨對辭無滯者文惠大稱賞焉儉謂人曰謝超宗爲不死矣旣長好學博涉有文采起家豫章王國常侍累遷車騎法曹行參軍相國祭酒出爲寧國令入補尙書殿中郎太尉晉安王主簿天監初除征虜鄱陽王記室尙書三公侍郎尋爲治書侍御史舊郎官轉爲此職者世謂爲南奔幾卿頗失志多陳疾臺事略不復理徙爲散騎侍郎累遷中書郎國子博士尙書左丞幾卿詳悉故實僕射徐勉每有疑滯多詢訪之然性通脫會意便行不拘朝憲嘗預樂遊苑宴不得醉而還因詣道邊酒壚停車褰幔與車前三騶對飲時觀者如堵幾卿處之自若後以在省署夜著犢鼻褌與門生登閣道飲酒酣噉爲有司糾奏坐免官尋起爲國子博士俄除河東太守秩未滿陳疾解尋除太子率更

令遷鎮衛南平王長史普通六年詔遣領軍將軍西昌侯蕭淵藻督衆軍北伐  
 幾卿啓求行擢爲軍師長史加威戎將軍軍至渦陽退敗幾卿坐免官居宅在  
 白楊石井朝中交好者載酒從之賓客滿坐時左丞庾仲容亦免歸二人意志  
 相得並肆情誕縱或乘露車歷遊郊野既醉則執鐸挽歌不屑物議湘東王在  
 荆鎮與書慰勉之幾卿答曰下官自奉違南浦卷迹東郊望日臨風瞻言佇立  
 仰尋惠渥陪奉遊宴漾桂棹於清池席落英於曾岨蘭香兼御羽觴競集側聽  
 餘論沐浴玄流濤波之辯懸河不足譬春藻之辭麗文無以匹莫不相顧動容  
 服心勝口不覺春日爲遙更謂脩夜爲促嘉會難常搏雲易遠言念如昨忽焉  
 素秋恩光不遺善謔遠降因事罷歸豈云栖缺匪商官缺理就一廛田家作苦  
 實符清誨本乏金羈之飾無假玉璧爲資徒以老使形疎疾令心阻沉滯牀篔  
 彌歷七旬夢幻俄頃憂傷在念竟知無益思自祛遣尋理滌意卽以任命爲膏  
 酥擘鏡照形醜以支離代萱樹故得仰慕徽猷永言前哲鬼谷深栖接輿高舉  
 遜名屠肆發迹關市其人緬邈餘流可想若令亡者有知寧不榮悲玄壤悵隔

芳塵如其逝者可作必當昭被光景懽同遊豫使夫一介老圃得窺虛心末席  
去日已踈來侍未屢連劍飛鳧擬非其類懷私茂德竊用涕零幾卿雖不持檢  
操然於家門篤睦兄才卿早卒其子藻幼孤幾卿撫養甚至及藻成立歷清官  
公府祭酒主簿皆幾卿獎訓之力也世以此稱之幾卿未及序用病卒文集行  
於世

劉勰字彥和東莞莒人祖靈真宋司空秀之弟也父尚越騎校尉勰早孤篤志  
好學家貧不婚娶依沙門僧祐與之居處積十餘年遂博通經論因區別部類  
錄而序之今定林寺經藏勰所定也天監初起家奉朝請中軍臨川王宏引兼  
記室遷車騎倉曹參軍出爲太末令政有清績除仁威南康王記室兼東宮通  
事舍人時七廟饗薦已用蔬果而二郊農社猶有犧牲勰乃表言二郊宜與七  
廟同改詔付尚書議依勰所陳遷步兵校尉兼舍人如故昭明太子好文學深  
愛接之初勰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今文體引而次之其序曰夫文心者言  
爲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孫巧心心哉美矣夫故用之焉古來文章以雕

縟成體豈取騶奭羣言雕龍也夫宇宙繇邈黎獻紛雜拔萃出類智術而已歲月飄忽性靈不居騰聲飛實制作而已夫肖貌天地稟性五才擬耳目於日月方聲氣乎風雷其超出萬物亦已靈矣形甚草木之脆名踰金石之堅是以君子處世樹德建言豈好辯哉不得已也予齒在踰立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旦而寤迺怡然而喜大哉聖人之難見也迺小子之垂夢歟自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敷讚聖旨莫若注經而馬鄭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煥軍國所以昭明詳其本源莫非經典而去聖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飾羽尙畫文繡顰悅離本彌甚將遂訛濫蓋周書論辭貴乎體要尼父陳訓惡乎異端辭訓之異宜體於要於是搦筆和墨乃始論文詳觀近代之論文者多矣至如魏文述典陳思序書應瑒文論陸機文賦仲治流別弘範翰林各照隅隙鮮觀衢路或臧否當時之才或銓品前脩之文或汎舉雅俗之旨或撮題篇章之意魏典密而不周陳書辯而無當應論華而疎略陸賦巧而碎

亂流別精而少功翰林淺而寡要又君山公幹之徒吉甫士龍之輩汎議文意  
往往間出並未能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誥無益後生之慮蓋  
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師乎聖體乎經酌乎緯變乎騷文之樞紐亦云極矣若乃  
論文敘筆則囿別區分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上  
篇以上綱領明矣至於割情析表籠圈條貫摛神性圖風勢苞會通閱聲字崇  
贊於時序褒貶於才略招悵於知音耿介於程器長懷序志以馭羣篇下篇以  
下毛目顯矣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數其爲文用四十九篇而已夫銓敘一文  
爲易彌綸羣言爲難雖復輕采毛髮深極骨髓或有曲意密源似近而遠辭所  
不載亦不勝數矣及其品評成文有同乎舊談者非雷同也勢自不可異也有  
異乎前論者非苟異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與異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務折  
衷案轡文雅之場而環絡藻繪之府亦幾乎備矣但言不盡意聖人所難識在  
竝管何能矩矱茫茫往代旣洗予聞眇眇來世儻塵彼觀旣成未爲時流所稱  
縶自重其文欲取定於沈約約時貴盛無由自達乃負其書候約出于之於車

前狀若貨鬻者約便命取讀大重之謂爲深得文理常陳諸几案然總爲文長於佛理京師寺塔及名僧碑誌必請總製文有敕與慧震沙門於定林寺撰經證功畢遂啓求出家先燔鬢髮以自誓敕許之乃於寺變服改名慧地未期而卒文集行於世

王籍字文海琅邪臨沂人祖遠宋光祿勳父僧祐齊驍騎將軍籍七歲能屬文及長好學博涉有才氣樂安任昉見而稱之嘗於沈約坐賦詠得燭甚爲約賞齊末爲冠軍行參軍累遷外兵記室天監初除安成王主簿尚書三公郎廷尉正歷餘姚錢塘令並以放免久之除輕車湘東王諮議參軍隨府會稽郡境有雲門天柱山籍嘗遊之或累月不反至若邪溪賦詩其略云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當時以爲文外獨絕還爲大司馬從事中郎遷中散大夫尤不得志遂徒行市道不擇交遊湘東王爲荊州引爲安西府諮議參軍帶作塘令不理縣事日飲酒人有訟者鞭而遣之少時卒文集行於世子碧亦有文才先籍卒何思澄字元靜東海郟人父敬叔齊征東錄事參軍餘杭令思澄少勤學工文



辭起家爲南康王侍郎累遷安成王左常侍兼太學博士平南安成王行參軍  
兼記室隨府江州爲遊廬山詩沈約見之大相稱賞自以爲弗逮約郊居宅新  
構閣齋因命工書人題此詩於壁傅昭常請思澄製釋奠詩辭又典麗除廷尉  
正天監十五年敕太子詹事徐勉舉學士入華林撰徧略勉舉思澄等五人以  
應選遷治書侍御史宋齊以來此職稍輕天監初始重其選車前依尙書二丞  
給三騶執威印青囊舊事糾彈官印綬在前故也久之遷秣陵令入兼東宮通  
事舍人除安西湘東王錄事參軍兼舍人如故時徐勉周捨以才具當朝並好  
思澄學常遞日招致之昭明太子薨出爲黟縣令遷除宣惠武陵王中錄事參  
軍卒官時年五十四文集十五卷初思澄與宗人遜及子朗俱擅文名時人語  
曰東海三何子朗最多思澄聞之曰此言誤耳如其不然故當歸遜思澄意謂  
宜在己也子朗字世明早有才思工清言周捨每與共談服其精理嘗爲敗冢  
賦擬莊周馬極其文甚工世人語曰人中爽爽何子朗歷官員外散騎侍郎出  
爲固山令卒時年二十四文集行於世

劉杳字士深平原平原人也祖乘民宋冀州刺史父懷慰齊東陽太守有清績在齊書良政傳杳年數歲徵士明僧紹見之撫而言曰此兒實千里之駒十三丁父憂每哭哀感行路天監初爲太學博士宣惠豫章王行參軍杳少好學博綜羣書沈約任昉以下每有遺忘皆訪問焉嘗於約坐語及宗廟犧樽約云鄭玄答張逸謂爲畫鳳皇尾娑娑然今無復此器則不依古杳曰此言未必可按古者樽彝皆刻木爲鳥獸鑿頂及背以出內酒頃魏世魯郡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樽作犧牛形晉永嘉賊曹疑於青州發齊景公冢又得二樽形亦爲牛象二處皆古之遺器知非虛也約大以爲然約又云何承天纂文奇博其書載張仲師及長頸王事此何出杳曰仲師長尺二寸唯出論衡長頸是毗騫王朱建安扶南以南記云古來至今不死約卽取二書尋檢一如杳言約郊居宅時新構閣齋杳爲贊二首并以所撰文章呈約約卽命工書人題其贊于壁仍報杳書曰生平愛嗜不在人中林壑之懽多與事奪日暮塗殫此心往矣猶復少存閑遠徵懷清曠結宇東郊匪云止息政復頗寄夙心時得休偃仲長

遊居之地休瑾所述之美望慕空深何可髣髴君愛素情多惠以二贊辭采妍  
富事義畢舉句韻之間光影相照便覺此地自然十倍故知麗辭之益其事弘  
多輒當置之閣上坐臥嗟覽別卷諸篇並爲名製又山寺旣爲警策諸賢從時  
復高奇解頤愈疾義兼乎此遲比敘會更共申析其爲約所賞如此又在任昉  
坐有人餉昉榕酒而作振字昉問昉此字是不昉對曰葛洪字苑作木旁若昉  
又曰酒有千日醉當是虛言昉云桂陽程鄉有千里酒飲之至家而醉亦其例  
也昉大驚曰吾自當遺忘實不憶此昉云出楊元鳳所撰置郡事元鳳是魏代  
人此書仍載其賦云三重五品商溪捺里時卽檢楊記言皆不差王僧孺被敕  
撰譜訪杏血脉所因昉云桓譚新論云太史三代世表旁行邪上並效周譜以  
此而推當起周代僧孺歎曰可謂得所未聞周捨又問昉尙書官著紫荷橐相  
傳云挈囊竟何所出昉答曰張安世傳曰持橐簪筆事孝武皇帝數十年韋昭  
張晏注並云橐囊也近臣簪筆以待顧問范岫撰字書音訓又訪昉焉其博識  
彊記皆此類也尋佐周捨撰國史出爲臨津令有善績秩滿縣民三百餘人詣

闕請留敕許焉杳以疾陳解還除雲麾晉安王府參軍詹事徐勉舉杳及顧協等五人入華林撰徧略書成以本官兼廷尉正又以足疾解因著林庭賦王僧孺見之歎曰郊居以後無復此作普通元年復除建康正遷尚書駕部郎數月徙署儀曹郎僕射勉以臺閣文議專委杳焉出爲餘姚令在縣清潔人有饋遺一無所受湘東王發教褒稱之還除宣惠湘東王記室參軍母憂去職服闋復爲王府記室兼東宮通事舍人大通元年遷步兵校尉兼舍人如故昭明太子謂杳曰酒非卿所好而爲酒廚之職政爲不愧古人耳俄有敕代裴子野知著作郎事昭明太子薨新宮建舊人例無停者敕特留杳焉仍注太子徂歸賦稱爲博悉僕射何敬容奏轉杳王府諮議高祖曰劉杳須先經中書仍除中書侍郎尋爲平西湘東王諮議參軍兼舍人知著作如故遷爲尚書左丞大同二年卒官時年五十杳治身清儉無所嗜好爲性不自伐不論人短長及覩釋氏經教常行慈忍天監十七年自居母憂便長斷腥羶持齋蔬食及臨終遺命斂以法服載以露車還葬舊墓隨得一地容棺而已不得設靈筵祭餼其子遵行之

杳自少至長多所著述撰要雅五卷楚辭草木疏一卷高士傳二卷東宮新舊記三十卷古今四部書目五卷並行於世

謝徵字玄度陳郡陽夏人高祖景仁宋尚書左僕射祖稚宋司徒主簿父璟少與從叔朓俱知名齊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璟亦預焉隆昌中爲明帝驃騎諮議參軍領記室遷中書郎晉安內史高祖平京邑爲霸府諮議梁臺黃門郎天監初累遷司農卿祕書監左民尚書明威將軍東陽太守高祖用爲侍中固辭年老求金紫未序會疾卒徵幼聰慧璟異之常謂親從曰此兒非常器所憂者壽若天假其年吾無恨矣旣長美風采好學善屬文初爲安西安成王法曹遷尚書金部三公二曹郎豫章王記室兼中書舍人遷除平北諮議參軍兼鴻臚卿舍人如故徵與河東裴子野沛國劉顯同官友善子野嘗爲寒夜直宿賦以贈徵徵爲感友賦以酬之時魏中山王元略還北高祖餞於武德殿賦詩三十韻限三刻成徵二刻便就其辭甚美高祖再覽焉又爲臨汝侯淵猷製放生文亦見賞於世中大通元年以父喪去職續又丁母憂詔起爲貞威將軍還

攝本任服闋除尚書左丞三年昭明太子薨高祖立晉安王綱爲皇太子將出詔唯召尚書左僕射何敬容宣惠將軍孔休源及徵三人與議徵時年位尚輕而任遇已重四年累遷中書郎鴻臚卿舍人如故六年出爲北中郎豫章王長史南蘭陵太守大同二年卒官時年三十七友人琅邪王籍集其文爲二十卷臧嚴字彥威東莞莒人也曾祖壽宋左光祿祖凝齊尚書右丞父稜後軍參軍嚴幼有孝性居父憂以毀聞孤貧勤學行止書卷不離於手初爲安成王侍郎轉常侍從叔未甄爲江夏郡攜嚴之官於塗作屯遊賦任昉見而稱之又作七算辭亦富麗性孤介於人間未嘗造請僕射徐勉欲識之嚴終不詣遷冠軍行參軍侍湘東王讀累遷王宣惠輕車府參軍兼記室嚴於學多所諳記尤精漢書諷誦略皆上口王嘗自執四部書目以試之嚴自甲至丁卷中各對一事并作者姓名遂無遺失其博洽如此王遷荊州隨府轉西中郎安西錄事參軍歷監義陽武寧郡累任皆蠻左前郡守常選武人以兵鎮之嚴獨以數門生單車入境羣蠻悅服遂絕寇盜王入爲石頭戍軍事除安右錄事王遷江州爲鎮南

諮議參軍卒官文集十卷

伏挺字士標父暉爲豫章內史在良吏傳挺幼敏寤七歲通孝經論語及長有才思好屬文爲五言詩善効謝康樂體父友人樂安任昉深相歎異常曰此子目下無雙齊末州舉秀才對策爲當時第一高祖義師至挺迎謁於新林高祖見之甚悅謂曰顏子引爲征東行參軍時年十八天監初除中軍參軍事宅居在潮溝於宅講論語聽者傾朝遷建康正俄以効免久之入爲尚書儀曹郎遷西中郎記室參軍累爲晉陵武康令罷縣還仍於東郊築室不復仕挺少有盛名又善處當世朝中勢素多與交遊故不能久事隱靜時僕射徐勉以疾假還宅挺致書以觀其意曰昔士德懷顧戀興數日輔嗣思友情勞一旬故知深心所係貴賤一也況復恩隆世親義重知己道庇生人德弘覆蓋而朝野懸隔山川邈殊雖咳唾時沾而顏色不覲東山之歎豈云旋復西風可懷孰能無思加以靜居廓處顧影莫酬秋風四起園林易色涼野寂寞寒蟲吟叫懷抱不可直置情慮不能無託時因吟詠動輒盈篇楊生沉鬱且猶覆盜惠子五車彌多踏

駁一日聊呈小文不期過賞還逮隆渥累牘兼翰紙縟字磨誦復無已徒恨許  
與過當有傷準的昔子建不欲妄讚陳琳恐見嗤哂後代今之過奢餘論將不  
有累清談挺竄迹草萊事絕聞見藉以謳謠得之輿牧仰承有事砭石仍成簡  
通娛腸悅耳稍從擯落宴處榮觀務在滌除綺羅絲竹二列頓遣方丈員案三  
椽僅存故以道變區中情冲域外操彼絃誦賁茲觀損追留侯之却粒念韓卿  
之辭榮睠想東都屬懷南岳鑽仰來貺有符下風雖云幸甚然則未喻雖復帝  
道康寧走馬行却由庚得所寅亮有歸悠悠之人展氏猶且攘袂浩浩白水甯  
叟方欲褰裳是知君子拯物義非徇己思與赤松子遊誰其克遂願驅之仁壽  
綏此多福雖則不言四時行矣然後黔首有庇薦紳靡奪白駒不在空谷屠羊  
豫蒙其賚豈不休哉豈不休哉昔杜真自閑深室郎宗絕迹幽野難矣誠非所  
希井丹高潔相如慢世尙復遊涉權門雍容鄉邑常謂此道爲泰每竊慕之方  
念擁篲延思以陳侍者請至農隙無待邀求挺誠好屬文不會今世不能促節  
局步以應流俗事等昌菹謬彼偏嗜是用不羞固陋無憚龍門昔敬通之賞景



卿孟公之知仲蔚止乎通人猶稱盛美況在時宗彌爲未易近以蒲槩勿用箋  
素多闕聊効東方獻書丞相須得善寫更請潤訶儻逢子侯比復削牘勉報曰  
復覽來書累牘兼翰事苞出處言兼語默事義周悉意致深遠發函伸紙倍增  
憤歎卿雄州擢秀弱冠升朝穿綜百家佃漁六學觀眸表其韶慧視色見其英  
朗若魯國之名駒邁雲中之白鶴及占顯邑試吏腴壤將有武城弦歌桐鄉謠  
詠豈與卓魯斷斷同年而語邪方當見賞良能有加寵授飾茲簪帶寘彼周行  
而欲遠慕卷舒用懷愚智旣知益之爲累爰悟滿則辭多高蹈風塵良所欽挹  
況以金商戒節素秋御序蕭條林野無人相樂偃臥墳籍遊浪儒玄物我兼忘  
寵辱誰滯誠乃歡羨用有殊同今逃聽傍求興懷寤宿白駒空谷幽人引領貧  
賤爲恥烏獸難羣故當捐此薜蘿出從鷓鷯無乖隱顯不亦休哉吾智乏佐時  
才慚濟世稟承朝則不敢荒寧力弱途遙愧心非一天下有道堯人何事得因  
疲病念從閑逸若使車書混合尉候無警作樂制禮紀石封山然後乃返服衡  
門實爲多幸但夙有風欬違茲虛眩瘠類士安羸同長孺簿領沉廢臺閣未理

娛耳爛腸因事而息非關欲追松子遠慕留侯若乃天假之年自當靖恭所職擬非倫匹良覺辭費覽復循環爽焉如失清塵獨遠白雲飄蕩依然何極猥降書札示之文翰覽復成誦流連縵紙昔仲宣才敏藉中郎而表譽正平穎悟賴北海以騰聲望古料今吾有慚德儻成卷帙力爲稱首無令獨耀隨掌空使辭人扼腕式閭願見宜事掃門亦有來思赴其懸榻輕苔魚網別當以薦城闕之歎曷日無懷所遲萱蘇書不盡意挺後遂出仕尋除南臺治書因事納賄當被推劾挺懼罪遂變服爲道人久之藏匿後遇赦乃出大心寺會邵陵王爲江州攜挺之鎮王好文義深被恩禮挺因此還俗復隨王遷鎮郢州徵入爲京尹挺留夏首久之還京師太清中客遊吳興吳郡侯景亂中卒著邇說十卷文集二十卷子知命先隨挺事邵陵王掌書記亂中王於郢州奔敗知命仍下投侯景常以其父宦途不至深怨朝廷遂盡心事景景襲郢州圍巴陵軍中書檄皆其文也及景篡位爲中書舍人專任權寵勢傾內外景敗被執送江陵於獄中幽死挺弟捶亦有才名先爲邵陵王所引歷爲記室中記室參軍

庾仲容字仲容潁川陽陵人也晉司空冰六代孫祖徽之宋御史中丞父漪齊邵陵王記室仲容幼孤爲叔父泳所養旣長杜絕人事專精篤學晝夜手不輟卷初爲安西法曹行參軍泳時已貴顯吏部尙書徐勉擬泳子晏嬰爲宮僚泳垂泣曰兄子幼孤人才粗可願以晏嬰所忝迴用之勉許焉因轉仲容爲太子舍人遷安成王主簿時平原劉孝標亦爲府佐並以彊學爲王所禮接還晉安功曹史歷爲永康錢唐武康令治縣並無異績多被劾久之除安成王中記室當出隨府皇太子以舊恩特降餞宴賜詩曰孫生陟陽道吳子朝歌縣未若樊林舉置酒臨華殿時輩榮之遷安西武陵王諮議參軍除尙書左丞坐推糾不直免仲容博學少有盛名頗任氣使酒好危言高論士友以此少之唯與王籍謝幾卿情好相得二人時亦不調遂相追隨誕縱酣飲不復持檢操久之復爲諮議參軍出爲黟縣令及太清亂客遊會稽遇疾卒時年七十四仲容抄諸子書二十卷衆家地理書二十卷列女傳三卷文集二十卷並行於世

陸雲公字子龍吳郡人也祖閑州別駕父完寧遠長史雲公五歲誦論語毛詩

梁

書

卷五十一

列傳

十三

中華書局聚

九歲讀漢書略能記憶從祖倅沛國劉顯質問十事雲公對無所失顯歎異之  
既長好學有才思州舉秀才累遷宣惠武陵王平西湘東王行參軍雲公先製  
太伯廟碑吳興太守張纘罷郡經途讀其文歎曰今之蔡伯喈也纘至都掌選  
言之於高祖召兼尚書儀曹郎頃之卽真入直壽光省以本官知著作郎事俄  
除著作郎累遷中書黃門郎並掌著作雲公善奕棋嘗夜侍御坐武冠觸燭火  
高祖笑謂曰燭燒卿貂高祖將用雲公爲侍中故以此言戲之也是時天淵池  
新製鱗魚舟形闊而短高祖暇日常汎此舟在朝唯引太常劉之遴國子祭酒  
到漑右衛朱异雲公時年位尙輕亦預焉其恩遇如此太清元年卒時年三十  
七高祖悼惜之手詔曰給事黃門侍郎掌著作陸雲公風尙優敏後進之秀奄  
然殂謝良以惻然可剋日舉哀賻錢五萬布四十四匹張纘時爲湘州與雲公叔  
襄兄晏子書曰都信至承賢兄子賢弟黃門殞折非唯貴門喪寶實有識同悲  
痛惋傷惜不能己已賢兄子賢弟神情早著標令弱年經目所覩殆無再問懷  
橘抱柰稟自天情倨坐列薪非因外獎學以聚之則一箸能立問以辯之則師

心獨寤始踰弱歲辭藝通洽升降多士秀也詩流見與齒過肩隨禮殊拜絕懷  
抱相得忘其年義朝遊夕宴一載于斯翫古披文終晨訖暮平生知舊零落稍  
盡老夫記意其數幾何至若此生寧可多過賞心樂事所寄伊人第遷職瀟湘  
維舟洛汭將離之際彌見情款夕次帝郊亟淹信宿徘徊握手忍分岐路行役  
數年羈病侵迫識慮惛怳久絕人世憑几口授素無其功翰動若飛彌有多愧  
京洛遊故咸成雲雨唯有此生音塵數嗣形迹之外不爲遠近隔情襟素之中  
豈以風霜改節客遊半紀志切首丘日望東歸更敦昔款如何此別永成異世  
揮袂之初人誰自保但恐衰謝無復前期不謂華齡方春掩質埋玉之恨撫事  
多情想引進之情懷抱素篤友于之至兼深家寶奄有此恤當何可言臨白增  
悲言以無次雲公從兄才子亦有才名歷官中書郎宣成王友太子中庶子廷  
尉卿先雲公卒才子雲公文集並行於世

任孝恭字孝恭臨淮臨淮人也曾祖農夫宋南豫州刺史孝恭幼孤事母以孝  
聞精力勤學家貧無書常崎嶇從人假借每讀一編諷誦略無所遺外祖丘宅

與高祖有舊高祖聞其有才學召入西省撰史初爲奉朝請進直壽光省爲司文侍郎俄兼中書通事舍人勅遣製建陵寺刹下銘又啓撰高祖集序文並富麗自是專掌公家筆翰孝恭爲文敏速受詔立成若不注意每奏高祖輒稱善累賜金帛孝恭少從蕭寺雲法師讀經論明佛理至是蔬食持戒信受甚篤而性頗自伐以才能尙人於時輩中多有忽略世以此少之太清二年侯景寇逼孝恭啓募兵隸蕭正德屯南岸及賊至正德舉衆入賊孝恭還赴臺臺門已閉因奔入東府尋爲賊所攻城陷見害文集行於世

顏協字子和琅邪臨沂人也七代祖舍晉侍中國子祭酒西平靖侯父見遠博學有志行初齊和帝之鎮荊州也以見遠爲錄事參軍及卽位於江陵以爲治書侍御史俄兼中丞高祖受禪見遠乃不食發憤數日而卒高祖聞之曰我自應天從人何預天下士大夫事而顏見遠乃至於此也協幼孤養於舅氏少以器局見稱博涉羣書工於草隸釋褐湘東王國常侍又兼府記室世祖出鎮荊州轉正記室時吳郡顧協亦在蕃邸與協同名才學相亞府中稱爲二協舅陳

郡謝暕卒協以有鞠養恩居喪如伯叔之禮議者重焉又感家門事義不求顯達恆辭徵辟遊於蕃府而已大同五年卒時年四十二世祖甚歎惜之爲懷舊詩以傷之其一章曰弘都多雅度信乃含賓實鴻漸殊未昇上才淹下秩協所撰晉仙傳五篇日月災異圖兩卷遇火湮滅有二子之儀之推並早知名之推承聖中仕至正員郎中書舍人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魏文帝稱古之文人鮮能以名節自全何哉夫文者妙發性靈獨拔懷抱易邈等夷必興矜露大則凌慢侯王小則傲蔑朋黨速忌離訖啓自此作若夫屈賈之流斥桓馮之擯放豈獨一世哉蓋恃才之禍也羣士值文明之運摛豔藻之辭無鬱抑之虞不遭向時之患美矣劉氏之論命之徒也命也者聖人罕言歟就而必之非經意也

梁書卷五十

梁

書

卷五十

列傳

十五

中華書局聚





梁書卷五十考證

劉峻傳敬通鳳起摧迅翻於風穴○穴南本作次

謝幾卿傳尋爲治書侍御史○南史無侍字

何思澄傳父敬叔齊征東錄事參軍餘杭令○南史父敬叔齊長城令有能名

梁書卷五十考證